

我從家鄉來

Home Sweet Home



作者簡歷

胡美尚，一九二五年出生。

國立暨南大學工管系畢業，上海戲劇學院畢業。

從事「電影」「電視」「廣播劇」「舞台話劇」之「編導」工作三十餘年。

劇本創作有電影劇本二十餘部

 電視劇本百餘集

 廣播劇劇本三百五十餘集

 舞台話劇劇本計十幕十七場清宮歷史劇「龍嘯」，

 四幕喜劇「唯她小姐」，三幕劇「提防扒手」等。

 文藝創作有文藝小說「大玉兒與多爾袞」、「秦始皇的爹娘？」、「胡美尚小說選」等。

 散文「我從家鄉來」，「難忘神州怪事多」。

 筆記「中外常用詞語典故」「如何處理個人的生死檔案」

 「過往歲月」。及

 專稿「演藝工作漫談」等

莊 序

從前在台北，看見報上一段新聞，一個人把一生的積蓄寄給在美國的兒子，叫他代買一所房子，而不久他自己退休，也到美國定居，和兒子住在新屋裡。不料僅住了三個月，兒媳就對他說，他們已經招待了父親三個月，從下個月開始，父親應該按月交租了。這人氣憤地等兒子回來，叫兒子責備兒媳的無禮。誰知道兒子卻推說太忙，交給父親一張名片，要父親去見他的「律師」商談。這人一怒回到台北，不久就一命嗚呼了……

這段新聞引起我極大的震驚。為什麼這個人，在外國住了幾年，竟會對生身之父如此冷酷無情？難道是在西方大染缸裡浸泡太久，我國固有的四維八德，都被「西方習俗」的染料所掩蔽麼？仔細研討「西方習俗」，發現西方人士對子女的供養，直到子女能夠自立為止，子女對父母也不盡反哺養老之責。在恩情上雖然比較分明，洋人卻絕不會把父親買的房子，暗中換上自己的名字。而且當父親住了三個月後，馬上翻臉不認人要向父親收租。中國人講究「仁義道德」，西方人也注重「紳士丰采」「英雄本色」。「中西習俗」雖然不同，「天理人倫」確是一樣。這位華人之子為了私利，竟做出「行同禽獸的勾當，非但國人指為叛逆，亦將為西方人士所不齒。

如今我定居溫哥華已多年了，再也沒有見過，類似那樣可怕的事在華人社會裡發生。最嚴重的是，有兩個華人在美國的法院申請「改姓」。一個中了彩票成了富翁，為了躲避國內的親友向他要錢騷擾，三遷居所改名換姓，把原來的姓「林」，申請改為「林肯」。另一個只為了想做道地的美國人，把原來的姓「甘」，申請改成「甘迺迪」。他把服飾頭髮都改成白人形式，卻無法改變皮膚的顏色。

加拿大的華人以多倫多和溫哥華最多，溫哥華已達到二十多萬人。雖然生活的舒適和方便，都不下於台灣和香港，但處於一個多元文化，多個種族的大環境裡，所面對的人物和事務，卻時時刻刻都是新鮮的。常常會感覺到有一點「隔閡」，在面對的人物和事務間隨時出現。使我們對任何事情，不能像在家鄉時一樣，隨心所欲放手去幹。我不知道這一點「隔閡」究竟是什麼？它看不見，摸不著，說不清楚，卻偏偏感覺得出來。

直到閱讀過胡美尚君所撰寫的「我從家鄉來」後，我才恍然大悟。他這數十篇描述華僑遭遇的精彩短文，已經把我們在加拿大，對任何事務所感覺到的那一點「隔閡」，統統都抖露出來了。原來這不是什麼「隔閡」，只是我們在這華洋相處的複雜大環境裡，祖先遺傳給我們的「四維八德」舊習俗，隨時在我們要「守法自律」、「謙恭仁和」、「不亢不卑」「信愛忍讓」等等、等等時，自然流露出來，為我們「撐腰、壯膽、應付逆境」而已。

「我從家鄉來」，所寫的都是普通華僑小市民，和他們在日常生活裡發生的小事件。經過作者的描述，使人見了都會發出會心的一笑，都覺得像是親身經歷一般。不但是親身經歷，而且在經歷時有一些「不敢說」、「不便說」、「不能說」、「不肖說」的話，也就是感覺上的那一點「隔閡」，完全在各篇短文裡直接了當地傾吐出來。

「我從家鄉來」不但代表萬千海外僑胞，發出了內心的呼喚，也使家鄉各地的親友，得知海外遊子的實況。更是一般嚮往海外生活的家鄉人，最寶貴的「借鏡」哩。

莊大康於溫哥華
二零零零年六月

戴 序

「我從家鄉來」這本書，不少篇幅在某些讀者看來，有如自身的寫照，令讀者內心產生共鳴。喜悅時掩不住會心微笑，感慨時禁不住歎息唏噓！

此書對青少年來說，在做人處世方面，富啟發性；在生活調劑方面，富娛樂性；。在學習語文及寫作方面，猶富誘導性。

全書以散文形式，由短篇集結而成。內容豐富，用筆剛中帶柔，斷無火藥氣味。是以，退休人士可以之消閒，在職人士可做為公餘生活的調劑，即使是病後正在調養中，閱讀亦不傷神，確屬一本老幼咸宜的好書。

余與本書作者胡美尚夫婦，相識逾三十載，對於其書生傲骨，多才多藝，殊深敬佩。且賢伉儷言談慣操標準「國語」，使身為南方人之我等友輩，可以從中磨鍊國語，故此，余今若以國語與別人交談，說「去彈琴」保證不會說成「去談情」；當有諗熟朋友用國語把「西施死時四十四」說成「西斯斯斯斯斯斯」，「站在船頭看郊區」說成「站在床頭看嬌妻」時，我不但會抿嘴而笑，而且還會提醒他：「當你開門，如果看見一灘狗糞，『吃了一驚』，千萬別說成『吃了一斤』才好」，否則別人更會取笑我們南方人嘴饞，一向誤以為南方人除了「天上飛的飛機不能食，地上走的車輛不能食，水上游的船艇不能食之外」，其餘的卻一概不拘。更因南北語言上的差別，如果國語說不正確，把「看見狗糞，吃了一驚」竟說成「……吃了一斤」。那就更無端加添了一則南方人（嘴饞）的笑話了吧。

本人並無語言天才，今能以南人講北語而不令聽者捧腹大笑，誠屬萬幸，尤應感謝本書作者胡美尚先生伉儷引導有方。他倆堪稱我的良師益友，順此再三致謝。

戴 棻誌於溫哥華

自序

移民來加拿大前夕，剛接到老朋友從溫哥華寫給我的信。告訴我動身前，應該做好準備，在生活習俗方面，在思想感情方面，都要儘快適應新環境。譬如說見了老外要多打招呼，笑臉相向，卻須永遠記住「他是他，我是我」，不要一下子親熱得情同手足，彼此不分；不要對「兒女」再擺出做父母的威嚴，而應該把他們當作朋友，更要隨時準備好「鳴謝啟事」，在他們偶有孝思之際，立即向親友播送；對於往日的「晚輩、屬員或較年輕的朋友」，千萬不要「俯視」，只可「仰視」，最低限度也要「平視」。果然，有了這番準備，使我們在這個新天地裡，平平安安地渡過了二十年，直到如今。

在新天地新環境裡，不但生活、習俗和往日多所不同，就是觀點、法律也與家鄉大有差異。因此「華人」與「老外」之間；「老僑」和「新僑」之間；甚至「居民」跟「公民」之間，常常會出現意料不到的現象。使「趣事」、「笑話」、「悲劇」、「怪論」不斷發生，而「悲傷」、「歡樂」、「憤慨」、「咒罵」也層出不窮。在這多采多姿的華僑社會裡，所謂「物以類聚」。不少和我年紀相仿的，同樣難找到工作的，有閒的「僑公僑婆」，根本無須邀約，大家在茶餘飯後，散步途中，只要偶然相遇，就會有很多「意外發現」和「捧腹新聞」，可供彼此互相發洩，互相切磋，和互相慰勉。我就把這些有價值的「聽聞」，一一蒐集起來。

當我正在積極蒐集「聽聞故事」的資料時，一個可遇而不可求的機會，使我獲得不少寶貴的「傳奇檔案」。一位往日曾跟隨老伴學鋼琴的女孩，竟在朋友的「自助晚宴」上相遇了。看起來這位小姐的人生經歷雖然不算太多，希奇古怪的故事卻知道不少。原來她在溫哥華的「法庭」任職，專為不懂英語的華人做「翻譯」，法庭上原來有極嚴格的規定，所有正在審理的案件，必須保密。但是一經判決，就可以公開發表了。難怪她說的故事那麼真實，動人，比報紙傳媒詳盡得多。

「入鄉隨俗」，懂得這個訣竅，就能在這新環境新生活裡，如魚得水般的怡然自得麼？我親眼看見兩位可敬的老鄉，在生活和思想上都已經適應了新國土，只因「語言」問題，未能在西方社會找到職業，只有向華人機構謀取三餐。其中一位得到飯店廚師的工作，他的「北方麵點」已經獲得頗多食客的讚賞，不料有位好心人士，向店主透露了他往日輝煌的經歷，店主自慚店小力薄，不願使他太過委屈，而請他另謀高就。另一位在中文學校任教的老師，為了補貼生活，找了份做傭工的兼職。卻因為主人宴客時，有三個貴賓的孩子，趨前拜見「級任老師」而遭解僱。像這種你能「遷就」新環境，而在新環境裡，自己的同胞卻不能「容納」你的例子，不知道有多少，怎不令人感慨呢。

加拿大是多元文化的國家，除了印地安土著之外，全都是外來移民。因此標榜著不論種族，不管膚色，人民一律平等，不容「歧視」。可是仔細分析一下，加拿大真的沒有歧視嗎？華人求職，到處遭到婉拒的最大兩個原因，一個是語言不能應

付「職業需要」，另一個是缺乏該項工作的「本地經驗」。試問從來不給一個人工作的機會，這人將從何處取得「本地」的經驗呢？再說那些初入社會而獲得聘用的「西方」人士，對所任工作都有「本地」經驗嗎？。在馬路上，到處都有修路工作，其中舉著牌子指揮車輛通過的女孩，從來都不用講話，試問這樣的工作，那一次又僱用過語言較差的「有色人種」呢？

華人電視台，常常會介紹幾個略有成就的華人，都做過十幾年「義工」。因此勸告新移民，不必瞎摸盲撞地急急找工作，最好是先去當義工。我很奇怪，為什麼洋人不須當義工，個個都能有安定的工作？而華人要用十幾年義工的時間，去學習「本地經驗」，仍未必能找到合適的工作呢？

總之大部份華人至今未能融入主流社會，未能享受到應有的權益，完全由於華人自己不肯團結。加拿大是一個由各政黨競選而取得統治的民主國家，人民要爭取應有的權益，只有參加政黨競選，才能凝聚發言的力量。華人們明知這個道理，卻懶得參加「本地」主流社會的政黨競選，反而天天為著「家鄉」各黨各派的明爭暗鬥呼喝叫囂，互相攻訐。而「家鄉」的當政者，卻從來沒有站出來為華人移民的疾苦說過什麼話，這豈不可哀？

以往，「家鄉人」移民來到加拿大，分為「國語」和「粵語」兩個語系，這兩個語系的同胞，說話不能儘量溝通，因此相互往來不多，影響團結極大。現在大家正積極地努力，把兩個語系溶合、溝通，使「家鄉人」的圈子儘情擴大。想不到卻又突然出現了「閩南語」「客家語」的集團，拼命在將「家鄉人」的圈子越縮越小，越分越多。不久前菲律賓的華裔，連續遭到當地綁匪和退休警員綁票勒索，損失重大；。印尼僑胞慘遭政府有組織的屠戮和強暴，更是慘絕人寰。那都是當地僑胞，只顧自己不能團結的後果。有了以上這些前車之鑑，我們尚不知「猛省」，仍不思「團結」，反而把自己「越看越輕」「越貶越低」。家鄉人哪！你為什麼要在加拿大這塊廣闊幸福的國土上「畫地為牢」？蹲在自己畫的小圈子裡苟活下去，只是為了享受你那狹窄的「小家鄉」夢？這樣倒不如回到你原來的「家鄉」去吧

胡美尙於溫哥華。

我從家鄉來目錄

- 1 見識了加拿大的嬰兒褓姆
- 2 這樣擺接風酒
- 3 地庫怎能住一輩子
- 4 婆媳之間
- 5 無妄之災
- 6 朱家的喜事
- 7 家長會的理事
- 8 無聊的人
- 9 開花店不簡單
- 10 因禍得福
- 11 最盛行的自助宴會
- 12 老人的心
- 13 曼哈頓的酒店
- 14 配眼鏡記
- 15 爲甚麼學武功
- 16 我就這樣戒了煙
- 17 減肥計劃
- 18 門戶之見
- 19 兩件新聞
- 20 究竟是可恨還是可愛
- 21 弄園爲樂
- 22 消磨退休後的歲月
- 23 關於電影種種
- 24 我遇到一位雅賊
- 25 免費洗車
- 26 工程服務教師
- 27 艱難的牌局
- 28 風水奇談
- 29 週末的歡樂團聚
- 30 人有三急
- 31 莎孫夫人和性教育
- 32 三百六十一行的狀元
- 33 殷勤的醫療服務
- 34 朱家的悲劇
- 35 意外中的意外
- 36 自助洗衣店
- 37 發燒友傳奇
- 38 老伴特技
- 39 享受了醫藥保險
- 40 道地的中國北方小館
- 41 童工值得鼓勵嗎
- 42 民以食爲天
- 43 與野生動物睦鄰
- 44 這些垃圾

我從家鄉來---(1)見識了加拿大的嬰兒褓姆

上個月底，我帶著老伴，和我們唯一的，尚未出嫁的女兒莉莉，一同移民加拿大。到了溫哥華，大概是兒子弄錯了日期，（他忘記了香港比溫哥華早一天），我們在機場久等，卻不見兒子和媳婦前來迎接。幸而遇到一位以往香港的老店夥劉大方，到機場去送太太「旅遊」。

提起這位老夥計，我心裡就不由得有些慚愧，他在五年前的大年夜，吃年夜飯時，是由我親自「擺雞頭」將他「辭退」的，接著他就移民來加拿大了。想不到這個劉大方也真是大方，不但不念舊惡，反而熱烈的歡迎我們，並自動駕車把我們連行李送到兒子家裡去。

在兒子家裡，首先見到的，是一個十七八歲的漂亮女孩子。她是加拿大土生的華僑，除了從「一到十」的數目字，唸得十分艱難外，其他的中國話，一句也不會講。劉大方告訴我們，這是兒子和媳婦請來照料嬰兒的「褓姆」。原來加拿大的法律，不准把孩子單獨放在家裡，否則就是犯法。

這位褓姆，表面上溫柔可愛，內心裡卻是十分冷酷無情。當老伴知道我們渴望了多時的孫子，正在樓上睡覺，想上樓去看看時，褓姆卻一個箭步跑上樓梯，把老伴趕了下來，「不准任何人去吵醒孩子」。女兒莉莉事後告訴我們，「就是英女皇來了，她也不准」。無可奈何，我們只好坐在客廳裡望樓興嘆。而她——嬰兒的褓姆，卻在我們環伺之下，目中無人的獨自坐在地毯上看電視節目。而且還能跟著節目的發展情節，時而大笑，時而驚叫。「真是沒有禮貌。」老伴看得眼睛冒火，卻無法可想。忍住氣，決定好好教導褓姆一下。雖然言語不通，老伴卻用手勢告訴褓姆，她口渴了，叫褓姆去倒杯茶來。想不到這位褓姆卻牽著老伴，到廚房的洗菜盆前，遞給她一個杯子，叫她取自來水飲，而她自己卻打開冰箱，拿了一罐汽水，又回到電視機前飲可樂去了。是可忍熟不可忍？老伴氣得指著她大罵，誰知她卻又把從一到十的數目字，用「廣東話」背了出來，表示她也懂中文。

不久，兒子和媳婦回來了。首先聽到母親說的話，就是對嬰兒褓姆的投訴，叫兒子用英語罵褓姆一頓。告訴她「我是你的母親，我隨時隨地可以看我自己的孫子，誰也管不著」。乾脆對她說「你這樣不懂禮貌，不知道對老年人尊敬，以後不再請你做褓姆啦」。兒子笑著點頭，一一答應，可是付了錢，送褓姆走時，對她說的話，女兒也聽得懂，那是說：「明天下午三點鐘，請你再來照顧孩子兩小時」。

我從家鄉來---(2)這樣擺接風酒

兒子和媳婦雖然記錯了日期，沒有準時接到我們抵達的班機，我們移民來到溫哥華這件事，兒子卻早已通知了他們的好朋友。因此我們到家以後，還沒有坐定，電話就源源不絕的來了。「老伯，伯母」叫個不停。這批小朋友，個個都是兒子在香港讀中學時的同學，那時整天都集中在我家裡玩耍和做作業，如今在這裡，大多數都已成家立室，有的也已做了父母，生了兒女啦。

聽說個個都要擺酒為我們接風，老伴不由得眉開眼笑。這樣一個個輪流請客，就是每天一次，恐怕半個月也輪不完吧。正想得高興，忽然聽見兒子對著電話機正在計算：「……阿標和小鳳結了婚，算做一份；但是王小胖和阿芬還沒舉行婚禮，當然要算兩份了……」原來這次接風，是由大家集體擺酒，而且各人都要掏腰包出錢，平均負擔。真是豈有此理，我這位老伯以前在香港，雖然夠不上受勳做太平紳士，但在工商界裡，也算得上是個獨當一面的××會長，在同鄉會上，也是個不大不小的理事。至少香港塑膠花業提起我的大名，可以說無人不知。想不到今天移民加拿大，兒子擺酒接風，卻要賓客平均出錢。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真是坍了老子的台。當時我就把電話掛斷，向兒子說明，這樣擺酒是萬萬不行的。

我說以往在香港，我們家裡那一天不是開整桌的飯，招待他們這般小朋友，那是多麼熱鬧啊。如今叫大家來湊錢付賬，實在不成體統，我是絕對不會出去，接受大家來接風的……誰知媳婦卻又會錯了意，她說：「既然爸爸喜歡在家裡熱鬧，不願出去吃飯，就通知大家明晚都到家裡來聚會，每家做一個拿手的好菜帶來……」。這更不像話了，我們家請客，要客人帶菜？我立刻嚴詞拒絕，並且表示，不接風就算了，如果要擺酒，兒子就得單獨請客，不准叫別人出錢，免得人家笑我們寒酸。

兒子掏出電子計算機來，跑到一旁和媳婦算了半天，才來對我們說，這次擺酒，最少兩桌，像樣一點的，起碼得五百元加幣，他實在負擔不起，也從來沒有這樣預算過。他們和朋友約會聚餐，一向都是平均負擔，不但沒有人笑話，反而大家都喜歡如此。所以今天的接風酒，他真不知道該怎麼舉行。

最後，接風酒仍然是兒子單獨出面擺的。在「聚賢樓」，一共兩桌，總算得上風風光光。不過由老伴津貼兒子加幣五百元，「我們自己請自己」。

我從家鄉來---(3)地庫怎能住一輩子

和兒子住在一起，是個值得研究的大問題。早在我們移民來到的半年前，兒子已經計劃好把地庫裝修給我們住，他請了兩位同學來幫忙，把地庫間隔成兩個睡房，一個大廳；另外廚廁具全，與樓上完全一樣。舖地毯，接暖氣，都是按照這裡出版的家庭工藝書籍來做的。想不到從來沒有做過工的孩子們，到了這裡，居然都自修學會了各種手藝。

我們見了佈置得這麼漂亮的地庫，不但沒有對兒子讚美一句，反而都不肯搬進去住。原因是地庫沒有窗，一天到晚要開著燈才能看見東西。同時，由於空氣不流通，坐在裡面，總是聞到一股霉味。雖然兒子特地裝了一架一匹半馬力的空氣調節機，卻無力負擔二十四小時不停抽氣的電費，這樣長期住在裡面，相信我們的老命也會縮短幾年。

樓上則共有三間睡房，最大最好的那間是「主人房」，兒子的房間，另一間是嬰兒的睡房，還有一間，則留著做招待朋友的客房。當我叫兒子把我們的行李搬到樓上的客房裡去時，兒子和兒媳都設法說服我們。他們把地庫說得那麼好，甚至比樓上還更加舒適。老伴實在忍不住了，問兒子為什麼他們倆不搬進地庫去住呢？兒子答得好，他的同學和朋友，個個都是這樣給父母安排睡房的。如果我們不住在地庫，一定會被他的同學和朋友恥笑。兒媳答得更加妙——他們自己住在樓上，是要隨時照料睡在隔壁房裡的嬰兒，如果他們去住地庫，一定要把嬰兒房也遷入地庫，而地庫裡沒有窗，沒有新鮮空氣，是不適合嬰兒居住的。

聽了這番解釋，我們也不再與兒子講道理，我告訴他，我們決定住在樓上留給客人來住的客房裡，如果兒子和兒媳再囉唆，就把我們從香港匯給他們買房子做首期的五萬元還給我，我們立刻去另買一幢房子住。兒子和兒媳都不再做聲了。

如今我們住在樓上有窗的房子裡，感到溫哥華的空氣，的確比香港新鮮，而地庫的睡房改為兩間客房，地庫大廳也改成小工場，這對兒子來說也是更有意義的。

我從家鄉來---(4) 婆媳之間

到溫哥華也有幾個月了，生活習慣都容易適應，只有一件事，使老伴感到不愉快，就是與兒媳間有些隔膜，總不能像一家人似的打成一片。

兒子老早也曾安排好，當我們移民來到，初次與兒媳見面時，她曾遵照中國傳統，向我們二老跪下獻，「兒媳茶」，當時老伴大感意外，認為這是個孝敬公婆的好兒媳哩！不久才知道兒媳心目中最重要的是，她的孩子----我們的孫兒。無論任何事，都要將就這個小霸王，甚至當老伴聚精會神的看著中文電視節目之際，兒媳也會突然把節目關掉，換上孫兒要看的卡通片。為了對孫兒的寵愛，老伴也只好原諒他媽媽的不懂禮貌。其次，兒媳最注重的是她的丈夫，每天吃晚飯時，給兒子留菜，總是把最好的部份揀出來，甚至於連老伴最嗜食的紅燒雞屁股，都變成兒子的專利品，老伴愛子情深，當然也容忍了。

這樣的相處了幾個月，終於為了一件無意間發生的小事，使老伴光火，而提出要搬出去住了。事情發生在某天，兒子請了些朋友到家裡來開派對，為了那般朋友多數只用英語交談，怕我們不方便，特地由他出錢，請我們二老到唐人街去飲午茶，並看連接兩場的中國電影，這分明是要我們迴避，我們也只有欣然接受。當兒子要親自駕車送我們去唐人街之際，兒媳忽然要求老伴留在家中，教她兩樣拿手好菜，老伴一高興，索性把全部菜餚都擔當下來，我只好獨自出門去流浪一天了。

老伴在家裡一個上午，把酒菜飯點都張羅妥當，感到有些困倦，想回房去休息一下。誰知客人已經陸續來到了，而我們的睡房已經改為賓客的衣帽間，整個家裡都亂糟糟的。只有樓上兒子自己的睡房，清清淨淨，沒有客人。老伴於是進去，放下窗簾，就在兒子床上小睡一番。

誰知剛要睡著，矇矓之間，兒子卻闖了進來，以為是兒媳頭痛休息，竟把一個紙袋塞入床頭，輕聲說：「這是蘇菲亞從唐人街買來，送給我們的芒果，十分名貴，你就在房裡吃，千萬不要拿出去被老媽子見到……」。老伴真是氣得發抖，掀開被子坐起來說：老媽子不但見到，也聽到了」。兒子這時的尷尬真是難以形容，丟下芒果轉身奪門而出，不料衝得太快，一頭撞在門框上，不由得蹲在地上，抱著頭大呼「哎喲！媽呀」。老伴又急又氣又是心痛，立刻取出止痛消腫的藥油來，一面給兒子擦，一面罵他：「現在撞痛了頭，就知道叫媽了，剛才卻只知道叫老媽子……」。

由於這件小事，老伴決定把準備送給兒子和媳婦的一筆錢，拿來買房子搬出去住。她認為兒子已受媳婦的控制，今後不會再要母親了，其實這怎麼能怪兒媳不好，也不能說兒子不對，兒子愛媳婦，「天經地義」。有時候背著老娘，對媳婦說幾句「體己話」，也不能算是不孝順吧。記得移民前，住在美國的表姐就告訴過我們。到加拿大去生活，要有心理準備。不能再把兒女當做小輩，最好把他們當成朋友，就更能維繫長久的感情了。現在和兒子分開來住，保持一點距離，實在是最聰明的決定呢。

我從家鄉來---(5)無妄之災

加拿大地方太大了，前些時我到中國大陸旅遊，經過上海時，有位長輩老太太，聽說我要回加拿大，連夜乘公共汽車到酒店來，交給我一個包裹，請我務必替她把這包舊衣服帶到加拿大來，交給她的女兒。我很同情她們母女情深，卻因行李滿得已裝不下包裹，當時就想出資替老太太把包裹交郵局寄出。老太太告訴我，大陸禁止旅客攜帶舊衣服回鄉，因此也不便寄出舊衣服。我只有抽出行李裡的一部份土產，把包裹裝進皮箱，也沒有留意包裹上的地址，就登機啟程了。

在溫哥華入境時，海關檢查行李，要我拆開包裹給他看，見我猶豫不決，就一刀把包裹割開，裡面是一套中國新娘結婚時所穿的「裙褂」。古色古香，繡滿了鮮艷的花草和圖案。我相信這已是穿過兩三次的舊骨董，但看起來還像新的，大概老太太的女兒最近結婚，這是送給她陪嫁的禮品吧。海關正在為這種舊衣是否應該抽入口稅而猶豫不決，卻無意間摸到裙腰裡面的一個硬塊。再用刀割開裙腰，裡面找到一對晶瑩剔透的翠玉手鐲。經過詳細搜查，又在衣領附近拆出一對耳環，和數枚戒指，一看就知這些都是價值不貲的精品。經過這一番麻煩，海關也知道我是無妄之災，代人受過。當時因為無法估出這批翠玉的價值，定不出該抽多少關稅和罰款。因此讓我先離開機場，包裹則留在海關等候處理。

我把老太太女兒的地址從包裹上抄錄下來，仔細一看，這位收件人原來住在魁北克，離溫哥華還有數千里路，當下只有怪自己太大意，立刻趕了封信到魁北克去，把詳情通知她，希望她自己有個主意。不久主意來了，她的回信上只有寥寥數語，很感謝我替她帶包裹來，海關上該辦什麼手續，就麻煩我全權替她辦了。最後還加上一句「麻煩之處，一併致謝。」

碰了這麼個軟釘子，我知道真正的麻煩來了。這時海關也估出包裹的價值，裙褂算是舊衣服，不必抽稅。而翠玉首飾，則是有意的走私逃稅，連貨品帶罰款須繳納四千三百元。我只好再把詳情通知上海的長輩老太太，不久回信收到，寫得更輕鬆還帶著點兒威脅。她說這一個包裹，以前有兩位派到加拿大考察的人，都爭著要替她帶，她不放心，這次才托了我，如果我連這件小事都辦不到，以後就很難和她們相見了。

四千三百元的補稅和罰款，我實在繳不出。就是繳得出，我也不願向這種無端的違法行為低頭。當海關通知我，若是過了繳費的限期，就要把包裹充公時，我欣然要海關依法辦理。並且把這件事的詳細經過，和與她們母女來往的信件，以及政府通知海關文件，有系統的編好，影印了三份做為留底及分別寄給她們母女。

前天在 BC 大學的亞洲中心陳列館，我又發現那套鮮艷的裙褂，和玲瓏的翠玉首飾，正在公開展覽。同時也收到長輩老太太寄來的快信，要我設法要求海關，把包裹逃稅案件再拖一拖，等她托人來付罰款。我已回信告訴她，以後若懷念這些骨董，隨時可以駕臨 BC 大學的亞洲中心陳列館欣賞。

我從家鄉來---(6)朱家的喜事

溫哥華的親友雖然不多，收到的喜帖卻不算少了。有些是從台灣或香港寄來的，有些是本地新結識的朋友子女，或是兒女的同學同事。這些新人不論熟與不熟，我們都會去參加他們的喜宴，因為喜宴上必定會結識幾位新朋友，並且聽到些賞心悅目的事。

這個星期收到了兩份喜帖，竟然都是朱老闆的兒子朱可喜寄來的。我正奇怪朱家的禮貌過於週到時，老伴卻從朱太太打來的電話裡，得到內幕的消息。原來第一份是英文喜帖，由朱可喜用自己和新娘的名義發出的，印得非常精美名貴。不料喜帖寄出兩天後，朱老闆才發現，不由得大發雷霆，認為父母在堂而不用父母的名義發喜帖，實在是目無尊長，於是聲明不去參加喜宴。可喜卻怪老父在這緊急關頭不肯諒解，只好懇求母親單獨為他倆主持喜宴。誰知朱太太更加週到，立刻停止了對兒子婚事的一切資助。朱可喜馬上變成了朱可悲，只好趕到印刷所，用雙方父母的名義，重印中英文的喜帖寄出，才挽回父母支持結婚費用的危機。

朱可喜是朱老闆的獨生子，移民來到加拿大後，醉心西化，樣樣都學洋人，連原有的母語都不愛講。好好的一頭黑髮，偏偏要染成棕褐色，但想儘了辦法，始終不能改變自己的種族和膚色，因此想交個女朋友也成了問題。「中不成西不就」，蹉跎到卅歲，仍是個孤家寡人。直到去年回中國大陸旅遊，才認識這位準新娘，於是馬上為她辦理移民，把她接到家裡來住，等候舉行婚禮。

這位隻身來到的未過門媳婦，甚麼事都不理，唯一的興趣就是愛花錢。不管兩老怎樣殷勤照顧她，每天只是拖著未婚夫帶她去買首飾、做衣服、定酒席、租花車，行禮時用的婚紗，非要全新的不可。更逼迫朱可喜送了兩萬塊錢給未來的岳父作聘禮，朱太太看情形不對，馬上當機立斷，劃出津貼婚禮的「限額」，可喜無法應付未婚妻的需索了，只有靠 VISA 和 MASTER CARD 來撐場面。

眼看著這個未來的兒媳，朱老闆兩夫婦非常憂慮，他們奇怪，一個從小就在貧苦環境裡鍛鍊出來的女孩子，怎麼一踏足加拿大，就對「財物」滋生出這麼豐富的知識呢？不久在可喜和她發生一次小小的爭執中，才知道可喜這一次對她的追求，採用了兩個策略，一個是表現自己「洋化」，一個是表示自己「富裕」。而這位小姐對可喜的「洋化」雖然不以為然，可是對他的「富裕」卻有相當感動。可喜帶她購買衣物首飾，她雖然不懂挑選，卻知道一個原則，「價錢越貴，東西越好」。這一對珠聯璧合的佳偶，湊到一塊來籌備婚禮，當然是要由「抱孫心切」的朱老闆夫婦來承擔後果了。朱太太愁眉苦臉地對我們說：「可喜挑來選去卻找到這樣一個花錢如流水的好媳婦，從今以後他將要過悲慘的生活了。可是他們並沒有料到，他們的兒子，這時正在錄音，準備在結婚喜宴上當眾發表：「我的快樂日子從今天開始啦」。

我從家鄉來---(7)家長會的理事

人生地不熟，我們怎樣才能多交些朋友，參加些正規的活動呢？當我們正準備去向「中僑互助會」請教時，突然收到一封奇怪的信，是由××中文學校寄來的。裡面說該中文學校是一所不牟利的學校，一向的宗旨是「發揚中華文化，推行中文教育」。因為久仰我們熱心公益，特請老伴做該中文學校家長會的「理事」。

在溫哥華，一聽見「中文學校」，我們就有一種親切感。一聽見有人說「中文」，老伴那一本正經的面孔，立刻會露出笑容。上次在報紙上讀到：「中文現在已經成為加拿大的第二語言之一了。」加拿大政府規定，本國的公民，必須懂得第一語言-----英文或法文，而大學生除了第一語言之外，必須選讀一種第二語言，如德文、意大利文、西班牙文等。如今「中文」也成了一種第二語言，可見加拿大政府對中文的重視，難怪溫哥華各社區的「中文學校」紛紛開辦，有幾間用英語教學的公立中學，也在課餘加開「華文學習班」了。

我們的兒子早已離開學校自立了。女兒則在西門菲沙大學就讀。下面再也沒有適合進「中文學校」的小兒女，孫兒則仍在襁褓之中。老伴算來算去，也算不出來怎麼能變成這間「中文學校」的「家長」，而竟被邀請榮任為家長會的「理事」。不久，有了答案。原來這是一間新成立的中文學校。校長遍發邀請函，把一些在港台略有名氣，而移民到溫哥華還不太久的人士，都聘請做家長會的「理事」。至於這些人是不是學生家長都無所謂，只要「大力支持學校」就行了。

老伴覺得無緣無故地做家長會「理事」，實在不倫不類。正想寫封信去婉辭，校長已經打電話來了，堅邀我們去參加學校的開學典禮，為了「推行中文教育」的「神聖使命」，老伴只好勉為其難的答應和我到學校去，看看他們怎樣上課，至於晚上在校長家裡舉辦的盛大聚餐晚會，經過校長萬分誠摯的懇請，我們也不忍再推辭了，當然每人十五元的餐券，是可以到現場再補購的。

開學這一天，從賓客胸前所戴的襟頭花看來，學生家長大部份都成了家長會的「理事」。我們的鄰居張太太說，她的兒子很難吸收「中文」，三年來每年換一間「中文學校」，卻連自己的中文名字都不會寫。開學典禮中，除了校長報告外，另有三位貴賓致詞。遺憾的是在這個全體教師、學生、和家長都是華人的場合裡，他們所講的話，卻完全都是「英語」，而沒有一個中文字。典禮完畢上課時，教師也都是「英語」授課。

晚上的盛大聚餐晚會開始前，校長固然是以英語周旋於眾賓客之間，卻有一位老師，用華語向大家講他在暑假參加環遊世界的趣事，不料校長過來制止他，叫他改用英語和賓客交談。這位老師實在難堪，當堂提出抗議，說他在校教的是「中文」，卻要限制他必須用「英語」授課。現在是一個自由的聚會，校方根本無權規定他所用的語言，因此，他決定辭職不幹了。同時另外四位教師，也自動宣佈「另

謀高就」。鄰居張太太這時才明白他的孩子為什麼學了三年「中文」而不會寫自己的「中文名字」，原來有些中文學校根本不懂怎樣教「中文」啊。

盛大的聚餐晚會起了騷動，十幾位家長會的「理事」包括老伴，都不約而同地向校長退回了邀請函，同時在補繳餐券費之前離開了校長公館。

我從家鄉來---(8)無聊的人

前幾天聽無線電廣播，從一家溫哥華的電台裡，聽到一個「點心日記」的節目，令我大吃一驚。這個節目針對著從香港來到溫哥華的華人，做出非常露骨的諷刺和責罵。以往華人對加拿大的種種貢獻，如扭轉大衰退的經濟，大量減低溫哥華的失業壓力，和任勞任怨服務社會的大規模參加「義工」等等，平時的廣播節目裡，一個字都不提，遇到華僑發生了什麼值得讚賞的大新聞，這家廣播電台也只是輕描淡寫的略略帶過。但是這一次，卻借著少數幾個華人的不良習氣來大事渲染，大加責難。

「點心日記」的節目說，香港來的華人，都在巴士公車上或公共場所裡大聲談笑，旁若無人；又說中國人個個都很迷信，為了「風水」的關係，家家都把住屋前的大樹鋸掉；個個中國人都喜歡手持無線電話機，駕著名貴的房車在街上橫行；還有，說中國的少女都喜歡嫁給洋人，以獲得「性」的滿足；更無聊的是，說華人開設的茶樓酒家，所做出來的點心，都不合衛生，是極令人卻步的食品。尤其是提起「鋸掉大樹」的時候，更狂妄地說，他恨不得把坐在名貴房車裡的中國人，連車帶人一齊鋸成兩半。

這種假借電台廣播，故意煽動起種族仇恨的無聊行為，不禁使我想起以往美國殘殺黑人的「三 K 党」，他們戴了罩著頭只露出兩隻眼睛的尖頭罩，集體毒打和任意殘殺那些手無寸鐵，不能反抗的黑人，甚至把那那些黑人活生生地燒死做為嬉戲。他們以為戴了面罩，別人無法指認，就可以胡為亂來。結果卻引起社會公憤，害得他的整個族群蒙羞。

現在美加地區，仍然有些自高自大，不能刻苦努力的人，見了華人的種種成就，竟然妒忌得口沒遮攔地胡說亂道起來。這種無聊的人，不但使我僑胞憤慨，也使一般有正義感的白人感到內疚和可恥。

華人來到加拿大，在公共場所大聲談笑是有的，這只是少數華人的習性。雖說與西方人士的習俗不同，容易招致反感，卻也不至達到令人痛恨的地步。何況這種情形，經過華文的電台和報紙提醒大家自律之後，已經收斂了很多。至於說中國人個個迷信，家家都為了「風水」而把住屋前的大樹鋸掉，這一點實在少之又少，反而我平時親見在花園裡砍去樹木的，全部都是洋人。而手持無線電話的駕車者，中西都有，這只是時代進步，工商業需要的自然趨勢而已。再說華人開設的酒樓，做出來的點心不合衛生，讓人見了害怕這一點，根本是惡意中傷，目前中國餐廳中的午茶、晚飯、和宵夜，有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顧客都是洋人，他們絕對不會因為電台故意的歪曲報導，而放棄美味廉價的中國食品的。

有些洋人閒得無聊，常常無事生非，害得天下大亂而沾沾自喜。記得去年美國的一條公路上，曾經發生胡亂開槍，打死七個路過的駕車者，引起世界的震驚。後來經過調查，那些被害人，竟都是前科累累的竊盜劫殺犯，平時霸在公路上，專門無法無天騷擾路人。遇有車輛經過，必然舉起不文手勢取笑，遇到孤單求助車輛，則

趁機洗劫。年來經該公路失蹤的人士和車輛，已有數起。警方對該公路不靖的事件雖然關注，卻始終因查不到實據而束手無策。直到兩家報紙同時刊出自稱「兇手」的公開書，真相才告大白。原來「兇手」也是曾被這般路霸洗劫過的不幸者，他現在一連串犯下這些兇案，只不過是「以其人之道，還治其人之身」而已。不過很奇怪，自從「兇手」的公開書刊登以後，公路上的那批路霸不見了，那些不文的手勢也絕跡了。「無聊的人」原來須要「無情的人」來對付呢。

我從家鄉來---(9)開花店不簡單

華太太聰明、能幹、動起腦筋來，比別人更快。唯一的毛病就是判斷力太差，常常會根據她的心情來做決定。她的心情不好時，你對她說了一百句，她一句也聽不進去。當她心情好的時候，你只說了一句半句，她也會牢牢地記住。譬如開花店的劉老闆告訴我們，賣花怎樣辛勞，平時修剪殘枝要怎樣勤快……這些她都沒有聽見，可是劉老闆談起某次奇遇，一塊錢買進一把花，竟賣了三十多塊錢。這句話卻打動了華太太的心，連續幾個晚上失眠，天天吵著要開花店。

華先生苦勸她不可兒戲，他說中國人做生意，有個至理名言「任何生意，不熟不做」。華太太卻拿了電子計算機算給他看，她說，進貨一塊錢，居然賣了三十塊錢，利潤是百分之三千，就算工作怎樣辛勞都值得。華先生雖然一向懼內，竟然鼓起最大的勇氣，向太太據理力爭，說開花店如果真有那麼高的利潤，全溫哥華的人都要改行賣花了。這樣膽大的忠言，也不能動搖太太開花店的決心，華先生只好去向劉老闆求救。誰知劉老闆反而會錯了意，以為他是來替太太探路問行情，立刻表示自己早已過了退休年齡，正好可以趁此收山，很樂意把花店廉價讓給華太太。

華先生真是啼笑皆非，他還沒有說清楚此次來的本意，太太更想不到這麼簡單，開花店就能夠如願以償，真有說不出來的高興。立刻轉身把花店整個地查看一遍，好像她已經做了花店老闆一樣。其實她平時買花，每一次都會在花店裡整個地看一遍，想不到這一次查看，卻使她感到大大不同了。那麼多的花，她連一小盆都搬不動，又怎能每天搬出來擺賣呢？猶疑了半天，還是華先生有分寸，建議她在劉老闆的花店裡學習半個月，看看能否適應做一個賣花女，當然這半個月的工作是「義務」的。

華太太問劉老闆，明天開始上班，早上幾點鐘開門？劉老闆一看日曆，告訴她，花店上班是上午十點到下午七點，午餐休息一小時。不過明天必須加班，清晨四點鐘到花店準備，五點鐘去「鮮花拍賣場」報到掛號，六點半鐘開始拍賣，過時不候。原來批買鮮花還有這麼多講究，華太太又害怕又好奇，又不想讓華先生知道了會橫加攔阻，竟打電話到我家來，要求在我家暫住一晚，明天清晨由我們夫婦送她去上班，並陪她去鮮花拍賣市場。

真要謝謝華太太，因為想開花店，使我們夫婦也看到緊張刺激，普通人難得一見的鮮花拍賣的實況。清晨五點鐘，天還沒有亮，「鮮花拍賣場」已經人頭擠擠，熱鬧非凡了。劉老闆掛上號，帶我們走進鮮花倉庫，裡面有百餘架，如乒乓球桌大小，上下兩層的橡皮輪小車。上面擺滿了不同種類的鮮花，每架小車上順序插著編號清晰的牌子。劉老闆在每架小車前掃視一眼，一面叫華太太把要買的花，和小車的編號記下來。然後走進拍賣場，坐在掛號指定的座位上。每個座位前都有一個專用的「電鈕」。

拍賣開始，那一車車的鮮花，順序魚貫的推進拍賣場，推過拍賣台前，然後從另一個大門推出，送回鮮花倉庫。當一車鮮花推過拍賣台前時，台上的拍賣員就開始喊價，喊出每一盒或每一盆鮮花的價錢，從最高價喊起，一路降低。如八塊五、八塊四、八塊三、八塊二、八塊一、八塊錢、七塊九、七塊八、七塊七……降到最低限價後，又突然回到最高價喊起，周而復始。買花的人一聽到自己願出的價錢時，立刻按下電鈕，並向拍賣台大聲說出要買多少盒，拍賣台上亮起 O.K. 的紅燈就算成交。有時你想等喊價再低

一點才買，可能被別人捷足先登。有時你按下電鈕買了兩盒，剩下來的幾盒喊價可能低得使你深深懊悔。這樣不停地拍賣下去，八點鐘時，一百多車鮮花已經拍賣完畢。大家付了花款，自己到倉庫去，把選購的花搬上車運回花店。

經過這一場緊張得喘不過氣來的「批購鮮花」，華太太在汽車上，多服食了一顆降血壓丸。回到花店，劉老闆首先把架子上的花清出一大堆來，換上今天剛買來的鮮花，然後叫華太太把清出來的一大堆花，通通扔進垃圾桶去。華太太猶豫了，「這樣好的花都扔掉，豈不是暴殄天物」？「不錯」！劉老闆說「狠不下心來怎能開花店？你必須要顧客知道，你所賣的花，永遠是最好最新鮮的」。「扔掉太可惜了」華太太有了主意「胡伯伯，胡媽媽！你們帶回家去種吧」。「不行」！劉老闆一面用大花剪把那些花的枝葉剪碎，一面說「客人有了殘花，就不會再買鮮花。我們開花店的還吃甚麼」？

華太太自己掏腰包，買了兩盆鮮花送給我們，當然！她再也不敢開花店了。

我從家鄉來---(10)因禍得福

在溫哥華，第一個見面的老朋友，就是那位在香港過年時，被我擺雞頭辭退的老夥計劉大方。想不到在海外的今天，他卻成為我最好的朋友，不時噓寒問暖，向我指點一些適應加拿大生活的方針，每當我問起他在那一行得意？他總是不肯講，支支吾吾而言他。今天忍不住我又坦白向他詢問，並且誠懇地對他說，如果他的行業容易經營，我想借鏡也照樣開一家。想不到他卻帶我外出，竟到一家豪華的洋人理髮廳去理髮。

雖然我這次移民，帶來的錢也不算少，可是看了這家理髮廳的美容價目表，也不禁嚇了一跳，男子理髮最低竟要五十元加幣。劉大方見了我的窘狀，立即安慰我說，不但今天理髮由他請客，而且是他親自持剪為我服務。原來他做了理髮師。不！他開了豪華的理髮廳，做了老闆。後來談到他從事理髮業的經過，才知他在加拿大掙扎的一篇辛酸史。而且由於理髮，幾乎與兒子反目成仇，吃上官司，幾經努力才有今天的成就。

原來他來到加拿大後，發現這裡與香港不同，最好是學一樣實際的手藝，來保障今後的生活。然而任何手藝，如泥水、木工、理髮、補皮鞋……必須先到各「社區學校」，或「工專」所辦的「職業訓練所」受訓，結業後，取得証書，才准執業。他因此刻苦學習英文，並且選擇了較為適宜學的「理髮」，參加受訓。結業後，一般理髮室卻不肯請剛出道的新人，想自己開一家理髮室，又沒有把握。只好在自己家裡做黑市的洗頭剪髮工作，靠熟人介紹朋友前來光顧。

想不到劉大方自己做了理髮師，而他的兒子卻醉心「新潮的玩藝」，跟著同學們，花了七十多元，剪了個新潮的髮式，「掃把頭」-----把頭髮全部直豎在頭頂中央，像一把掃帚。這真把劉大方氣得半死。他趁著兒子喝醉了酒熟睡之際，把兒子的頭髮亂剪，想使他見不得人，給他一個警告。兒子醒後大吵大鬧，竟要告上警署，說父親妨礙自由。劉大方又是傷心，又是害怕，在外面躲了兩天，卻仍然被兒子帶著大批同學找到了。想不到兒子不但向父親道歉認錯，而且全班的同學，都願意出八十元的高價，請劉大方替他們剪各式各樣的奇異髮型。原來劉大方給兒子亂剪的頭髮，被一位自美國前來度假的髮型專家看見，認為是具有「爆炸性格」的傑作。劉大方因禍得福，不久就開辦了目前這家豪華的理髮廳。

劉大方對我說：「你也想開理髮室嗎？如果你只是規規矩矩的給人剪髮，每次你只能收費五元。如果你把他們的頭髮亂剪，則每次你至少可以收費五十元」。說著劉大方還拿出一份「髮型雜誌」給我看，他說美國有一家「髮型屋」，把顧客綁在躺椅上，升高到天花板，再倒吊下來，用噴火器技巧地燒他的頭髮。這種令人痛苦的理髮方式，居然「生意興隆，門庭若市」。總之在這個「光怪陸離」的新時代裡，你替別人理髮，不論把他的頭髮怎樣折騰，甚至使他飽受痛苦，只要你修剪的髮式說得上一個「名堂」，他就會忍氣吞聲，還要送上一份「重酬」。若是你把他的頭髮一修再修，直到修剪成光頭，你都說不出一個「名堂」來，那麼要「忍氣吞聲」飽受痛苦的，就該是你了。

我從家鄉來---(11)最盛行的自助宴會

春節近了，每逢星期六，兒媳總是要求老伴，教她做一個特別的菜，傍晚帶去參加朋友們邀請我們的晚宴。原來加拿大盛行這種請別人吃飯，卻要客人自己帶菜來的習俗。難怪當初我們移民來到，兒子擺酒為我們接風，他的朋友要湊錢付賬，原來這也是極平常的事。偏偏我這個老古董要面子，怕丟人，不准兒子收別人的錢。現在想想，兒子當時說的也是實話。他沒有錢，根本就沒有花一大筆錢，請幾桌酒席的預算。結果我自己掏錢充闊，給自己接風，也是活該。就算是在加拿大繳付的第一筆學費吧。

老伴的拿手好菜真不少，其實就是整桌的酒席，她也應付得了。可惜在台北時露臉的機會太少，因為沒有什麼大事值得她大張旗鼓的表演。何況她整天要工作，那兒有時間做菜呢。現在好了，每星期六做一道菜，從從容容，可以盡心盡力的照理想來做，果然在每一次宴會上，都得到熱烈的讚賞。

從這幾次所參加的盛宴看來，加拿大這種聚宴的方式，實在是有百利而無一害。首先大家都節省了一大筆請客的開銷，每家人帶一兩個菜參加，所花的費用，就跟自己在家中吃一頓飯差不多，有時還更省呢。同時大家又可以嚐到來自各地的道地家鄉菜和點心，比起酒樓裡的酒席更受歡迎。再說，每次聚餐總會有人因為工作忙，來不及做菜，就會臨時在外面買點現成的滷味燒臘，更使愛吃燒臘的人過癮。

除了各種主菜之外，經常還有人預備一些餐前調好的飲料和小點心，讓賓客隨意享用。比起到酒樓去赴宴，有些準時到達的賓客，常常要忍著饑腸枯坐，等候在一旁玩牌尚未盡興的貴賓，和專門遲到的名人，來齊了就坐後，才能開席，實在是方便多了。當主人宣佈自助宴會開始了，孩子和女士們在前，男子們隨後，排著隊魚貫挑選喜愛的食品。遲來的，早到的，都有得吃。就是臨時突然多了幾位不速之客，也不影響。

宴會完畢，剩下來的一些多餘的菜餚，主人願留則留，客人自己帶回家去，或與別的賓客互相交換，悉聽尊便。總之，大家盡情享用，不會浪費任何食物。想起我在台北時，大家為了要面子，常把整盆整碗只動過一兩勺的名貴菜餚倒掉，就覺得內疚和惋惜。

老伴最高興的是，在這無拘無束的宴會上，交了很多新朋友，年老的，年輕的，任意交談。尤其是那般太太小姐們，個個都對她的拿手好菜請教做法。老伴決定今後再參加這種宴會時，先把帶去菜餚的烹調法寫好，影印幾份帶去赴宴。

參加朋友的宴請，我們又學到另一個習俗，就是主人招待客人吃喝，事後卻由客人清洗碗碟，就是主人堅持自己洗碗，客人也應陪在一旁，幫忙把碗碟揩抹乾

淨。這大概是主人忙了半天，客人也應分擔些辛勞的原故吧。

我越來越喜愛這種聚宴的方式，它不但是談生意或聊閒天的好所在，就是對青年朋友正當交際，互訴衷情，也有莫大地幫助。今晚在座的趙長庚和李珍妮這一對新婚夫婦，就是在家寶的某次宴會中相識的，而另一對坐在晚香玉前的情侶，今晚也有頗大的進展呢。

我從家鄉來---(12)老人的心

我們家附近的小商店，只賣罐頭餅干，冷凍熟食。要買新鮮蔬果、蛋肉、和魚類，就要到較遠的超級市場，那裡的果菜、海鮮、肉食，以及日用百貨，文具藥品，可說是種類繁多，一應俱全。可是老伴卻不喜歡到超級市場去買東西，她認定超級市場裡賣的東西太貴。兒子告訴她，各大超級市場每星期都有大減價的貨品，刊登在專門報價的報紙上，免費送到家裡來，讓大家參考。老伴說這就更證明他們的東西貴了，要不然何必「大減價」呢？除了嫌貴之外，老伴又說超級市場裡賣的食物不合口味，尤其是蔬菜。番茄、芹菜、茄子、大青椒：好像都是一個味道，大概是用同樣的化學肥料種出來的原故。不像中國，韭菜就有韭菜香，白菜就有白菜味，條理分明，各有千秋。因此，週末假期，一定要兒子開車送她到「唐人街」去買菜。

其實「唐人街」和「超級市場」的蔬菜水果，百分之九十八都相同，只是價格有所差異罷了。「超級市場」的貨品較貴，除了因為場房、設備、比較先進，停車場所便利顧客外，所用的職工也比較多。所賣的蔬果，要經過篩選，整整齊齊地排列在貨架上，節省了顧客挑選的時間。實在是比較清潔、新鮮，貴一點也是物有所值的。但老伴卻有她自己的看法，「唐人街」既然是「中國人的街」，那裡賣的東西就一定比「超級市場」裡的東西更有「唐人」味。至於「超級市場」節省顧客挑選的時間，老伴更不在乎，她有的是「閒空」，可以任由她慢慢挑選貨物。更何況在一大堆的蔬果中，慢慢地精挑細選，本來就是老太太們最大的樂趣呢。

「唐人街」的蔬菜水果，價錢的確便宜。可是把停車場所收的停車費算進去，那就差不多拉平了。如果再把提著大包小袋食品，走過多少路口，才能到停車場的這份辛苦也算進去，卻遠非我們全家人認為值得的了。

一次，兒子開車到唐人街去買菜，大停車場因為裝修入口，臨時關閉。街道上又停滿了車，一路上沿著街邊慢慢找，直到士達孔那學校附近，才找到一個車位。不料買完菜回來，汽車的水撥下，卻夾著一張抄牌的告票。原來這個車位是只准附近居住的居民，持有證明的車輛，才能停車。而這一次的告票罰款，足夠老伴買十次菜所省下來的錢了。

老伴被告票罰款罰怕了，不敢再到唐人街去買菜，可是又不能不吃「唐人街」的蔬果，於是列出一些菜單，叫兒子或兒媳每次上下班時，務必繞道「唐人街」，帶些蔬菜水果回來。好像只要她自己不在車上，看不見停車告票，就安心了，兒子和媳婦怎樣停車？他們年輕人自然會解決的。兒子和兒媳從此又多了一項供應老娘「中國味道蔬果」的責任。我曾暗示兒子：「超級市場這個禮拜蔬果的大減價真便宜呀」。「唐人街賣的蔬菜，原來超級市場裡都有呀」。等等，目的就是要兒子們乾脆到「超級市場」去買菜，不必繞道「唐人街」，去受那不必要的罪了。可是不知道兒子是聽不懂我的暗示，還是對母親特別孝順，他倆每天買回來的菜蔬，都是印著「唐人街」中國商店的塑膠袋所裝的。他們既然對母親的指定甘之如飴，我卻更覺於心不忍，因此每天籍口買中文報紙，搭巴士去唐人街，「順便」買些提得動

的蔬果回家。來減輕兒子和兒媳的不便。想不到媳婦近來也比以前勤快多了，每天看見我從「唐人街」回來，就立刻接下我買來的菜，分別放入冰箱，而且快手快腳的把廚房收拾乾淨，使我改變了不少對媳婦的觀感。

今天正是週末，全家人都不必去上班或上學。午餐時，我打開報紙，想找往日熟識的那家肉舖，打電話去訂些切好片的牛羊肉，預備晚上全家吃火鍋。卻發現路口的「超級市場」慶祝開業十週年，魚、肉、蔬果全部大減價，並有三折至五折的幸運大抽獎。我看見兒子剛才走進車房，馬上跑過去，想在他開車出門去之前，把這個大減價的好消息告訴他。誰知他早已在「超級市場」買齊了所需的食品，正和兒媳倆人把食品分別裝入印了「唐人街」中國商店的塑膠袋中。原來我每天從「唐人街」買回來的食品，「塑膠袋」都被兒媳保存起來，當做瞞哄母親的「道具」了。

當晚的火鍋，全家吃得十分暢快，尤其是老伴，對於今天買的新鮮菠菜、茼蒿、黃牙白等讚不絕口，她說：「這些蔬菜才有道地的中國口味哩」。

我從家鄉來---(13)曼哈頓的酒店

突然接到長途電話，十多年沒有見面的老哥，要到美國去開工程會議，他希望我趕去紐約和他見面，並且共聚幾天。

這真是個好機會，我還沒有到過美國東部，正可以趁此一遊。雖然天氣已經冷了，並不是旅遊的季節，若是遇到大風雪，說不定還要吃些苦頭哩。回想老哥在四十三年前，因為響應政府號召，建設大西北，率領了千餘青年，建築了我國最艱辛的蘭新公路。自甘肅蘭州，穿過新疆的戈壁大沙漠，直達哈密。通車之後得到政府的褒獎，並保送到美國進修橋樑工程。這一次他能舊地重遊，感到十分興奮。而我一直都在找機會去探望老哥，現在因利乘便能夠在美國碰頭，就是真吃什麼苦頭也是值得的。

老哥住在曼哈頓區的「帝國」酒店裡，這是一個相當古老的旅館，設備之舊難以想像，洗手間裡擺著一個古色古香看起來十分名貴的澡盆，盆內卻沒有裝冷熱自來水管。旁邊的牆上掛了一塊牌子，上面寫著「如欲享受宮廷式沐浴，請於 24 小時前通知本酒店管理處，收費另議」。原來洗手間右角，還隔出一個小小的花洒房，有淋浴設備不另收費。

據老哥說，四十三年前這家古老的酒店正在鼎盛時期。他那時只是一個窮學生，眼看著這家氣派豪華的酒店，進進出出的都是達官貴人，甚至外國王室和元首。酒店門外的那一排旗桿，就按照當天住酒店顧客的國籍，掛出他們的國旗。想不到如今，他卻為了參加國際工程會議，被公司安排到這裡來住。

如今的「帝國」酒店，已經十分沒落了。它沒有新式酒店的設備和氣派，按顧客國籍掛國旗的作風也早已取消，但酒店全部侍者，都要穿著古代宮廷繡著金線花紋制服的傳統，卻始終未改。即使那制服已金線脫落，鈕扣不全，皺破得黯然無光了，傳統仍得遵守。除了這個傳統之外，旅客不准自己搬行李，一切要由繡金線制服的僕役代勞，旅客只准付小費的傳統，當然更得遵守了。

夜來無事，老哥又睡得早，只好回房去看電視。可是遍尋房內，卻沒有安裝電視機。尤其可笑的是淋浴室內，開了水龍頭卻只聽見水管在嘆息，久久才衝出一股急流，幸而只是冷水射出，熱水管還需要更長時間休息。否則熱水當頭猛噴，就要到醫院去安寢了。

這樣一個只顧傳統而追不上時代的酒店，收費之高卻嚇壞人，每天竟要二百七十美元。老哥向來以節儉出名，這一次公司定了這麼貴的酒店，已經使他心疼萬分，不料再看看酒店餐廳的飲食價目表，更是大吃一驚。一客早餐包括兩個雞蛋一片煙肉和咖啡，竟要十七美元。老哥當機立斷，決定到外面去吃漢堡包。不料在附近兜了幾條街，卻找不到快餐店。打聽之下，才知道這個高貴的地區，沒有廉價的

餐廳，幸虧在紐約讀書的姪兒，找到超級市場，買了麵包和火腿到酒店來，才算解決了早餐問題，同時也暫時治好了老哥的心疼病。

在曼哈頓，昂貴的酒店不少，傳統的酒店如果不肯更新設備，只靠「宮廷」「皇室」等招牌來吸引旅客，相信只有發思古幽情的人入住了。

我從家鄉來---(14)配眼鏡記

「運氣」這玩意兒真是奇怪，有人從來都不買彩票，偏偏在加汽油時，一次超過了三十公升，加油站贈送給他一張彩票，而又偏偏這張彩票中了頭獎。另外有個朋友想到台灣去過年，籌到的旅費卻只夠到迪斯尼樂園玩玩，誰知在一次聚餐會的抽獎中，他竟抽到來回台北的機票，加上七天免費住酒店的特獎。

我的運氣從來都沒有這麼好，彩票只中過一次十元的安慰獎，為了慶祝這難得的「安慰獎」，我和老伴一同去吃火鍋，反而因為汽車停錯了車位，被罰款七十五元。如今我痛恨賭博，反對買賣彩票，最大的原因就在此。

上星期老哥去美國開會，要我到紐約去和他見面，這麼可喜的事，該是我「轉運」的開始吧，我在飛往紐約的途中也這樣想。誰知道老天爺偏偏要和我開玩笑，當我進了曼哈頓的帝國酒店後，酒店裡面百分之九十九的地方，都鋪滿了厚厚的地毯，而我的眼鏡，偏偏在百分之一的洗面盆裡掉下來，打破了一塊鏡片。我戴著半邊有玻璃半邊只有框子的眼鏡，看什麼都不自在，反而到處被人盯著，指指點點。好不容易捱了兩天，到了芝加哥我弟弟家裡，承他借了一副舊「老花」給我，雖然比不戴眼鏡好一點，可是一切遊興都沒有了，只好趕快回溫哥華來。

回家之後，找出往日的舊眼鏡來戴，雖然勉強過得去，到底是度數太淺，看不清楚，而且戴得稍久就會頭痛，只有去配一副新眼鏡。想不到溫哥華的「眼鏡」行業這樣複雜，同在一個市場裡，只相隔幾間舖位的兩家眼鏡公司，經營的方式和貨品的價格，會相差得那樣離譜。這一家的眼鏡，沒有低於五十元一副的，那一家三十元可以配十四副，為什麼不多不少剛好十四副？是不是配一次必須要配十四副？卻沒有說明白。這一家說他們的眼鏡品質好，驗光準，價格較高卻是物超所值。那一家說他們薄利多銷，完全以服務大眾為宗旨。兩家各有道理，使我難以取捨，最後由於第一家無法表示「物」怎樣超「值」，而第二家也說不出用「十四副眼鏡」來號召的原因，我徘徊到市場打烊，眼鏡公司下班收舖，還是無法決定，只好回家考慮一晚再說。

次日我去看家庭醫生，做秋季的例行檢查，順便告訴他，我要配眼鏡的問題。醫生說配眼鏡需由合格的專家「驗光」。他立刻為我打電話給眼科醫師預約，不料眼科醫師太忙，排期在下個月底才能見我。此路不通，再想法子，醫生介紹我去找夏巴先生。夏巴先生專門為配眼鏡的人驗眼，他自己並不賣眼鏡，只是開出一張「驗光單」，客人可以拿他開的「驗光單」，到任何眼鏡公司去配眼鏡，但是眼鏡配好之後，必須經過他親自「復驗」，認為合格後才准賣出。

我依照他的指示，仍舊到原先那兩家眼鏡公司去，打算每家配一副，比較比較。我想，一副現在戴用，另一副遇到意外時備用，免得日後再為「眼鏡」煩惱。誰知，兩家眼鏡公司，見了夏巴先生的「驗光單」，都取消前次的承諾，而要重新議價，同樣牌子的鏡框，都是九十六元配一副。原來在溫哥華配眼鏡還有這麼多怪學問。」

最後，經過我鍥而不捨的查詢，終於問出三十元配十四副眼鏡的秘密，那不是「配眼鏡」，只是賣給小朋友們玩的，五顏六色塑膠壓成的玩具眼鏡。他們用來做吸引顧客的宣傳手法而已。我當面嘲笑他們的宣傳手法太低級，就以這種玩具眼鏡來說，對門的「一元商店」一塊錢一個，比這裡便宜一半。再說，用兒童玩具眼鏡來吸引正規的顧客，只有笨蛋才會上當。店員謝謝我的忠告，他說希望他們的顧客都是聰明的，現在就有一位可敬的聰明客人，正在「配眼鏡」呢。

我從家鄉來---(15)為甚麼學武功

我爲了方便，沒有訂閱世界日報，只是每天到街角的小商店去買來看，因此跟小商店的黃老闆天天見面。黃老闆，四川人，最愛擺龍門陣，閒聊天。每次看見我來到，就把生意交給太太去照顧，拉著我到後門對著的小公園裡暢談一番。同時，他又有一個嗜好，喜歡打拳。不論那一門，那一派，只要有人教拳，他就花錢去學，然後每天在小公園裡練。雖然他的領悟力不太高，但在勤學勤練之下，打起拳來，卻也呼呼生風，似模似樣。

有一天在小公園裡，黃老闆突然拿出一個兩節棍，劈裡拍拉地耍了一趟，問我比起李小龍的兩節棍怎麼樣？我是外行，很難批評。他這才告訴我，他這套棍法，實在是得了李小龍的真傳，他把李小龍兩節棍的電影錄影帶買來，在電視機前仔細琢磨，因此才能無師自通的學會了李小龍九成九的棍法，差那麼一點點，只是在公園裡不好意思學李小龍那樣，嚇人壯膽的兩聲大叫而已。

我對黃老闆的練拳強身之道十分讚賞，他卻不滿意的跳起來。「只是強身？不！我打拳的目的不只爲了強身，而是爲了防身。不！不但防身，我還想爲民除害，捉住幾個小偷，搶匪，好好教訓他一下哩。」原來報紙上登載美加的偷竊和搶案，越來越猖獗。以往匪徒只在銀行和超級市場上橫行，近來，卻轉移目標，向普通小商店下手了。尤其是那些初出道的青少年罪犯，天不怕，地不怕，被警方捕獲了，也受未成年法例所保護，不判刑，最多送往懲戒所看管一下。而且爲了使他們長大成人後不留犯罪的污點，連姓名都不公佈。使這些天之驕子有恃無恐，膽子越來越大，行爲也越來越殘暴了。

黃老闆的英勇打算，和滿腔熱血，不久就被太太澆了冷水，黃太太說，她寧可把小商店結束掉，也不願意黃老闆去跟那些亡命之徒硬拼。萬一受了傷，或是被害了，留下孤兒寡婦又怎麼辦呢？上星期的華僑之聲電台，還有警察局的高級警官向市民播報，如果遇到劫匪光顧，只要記清楚劫匪的相貌和特徵，快快報警，由警方去處理，損失自有保險公司賠償。連警察都這樣勸諭市民，我們又何必充甚麼英雄呢？

黃老闆的確受了影響，常常呆坐在小公園裡，不但沒有繼續打拳，連最得意的兩節棍也不帶出來了。我買報紙時誠懇地勸導他，不必因此就灰了心，練拳強身還是要的。黃老闆嘆了一口氣，他說他並沒有灰心，也決不會因警方勸諭而對匪徒退縮。只是他現在已經明白，捉匪徒爲民除害，在加拿大原來是行不通的。說著把今天的一個新聞指給我看，原來是素里市的一段消息。有家店舖被劫匪搶過七次，來自意大利的老闆忍無可忍，買了一把手槍來防備。當第八次遭劫時，他奮不顧身，一槍把劫匪打傷。想不到最後，劫匪因「意圖搶劫」被判刑兩個月，而這位老闆卻因「惡意傷害他人」，被判刑三個月……

黃老闆問我，世界上有沒有一種手槍，打在匪徒身上，可以令匪徒安睡，而不

會使他受傷？我說非洲的科學家，常常發射麻醉槍，把獅子老虎等猛獸射倒，加以研究。不過用這種麻醉槍對付劫匪就行不通了，因為世界各地的人權份子又會叫囂，指責你用對付野獸的手段對付劫匪，太不尊重人權了。

黃老闆無精打彩地在小公園裡轉了兩圈，過來握著我的手跟我道別，說他要回大陸去……我勸他不必為了不能對抗劫匪而消極。他卻鄭重地對我說：「我為什麼要消極？我回大陸就是要積極的找一位真正的武學大師，專心跟他學中國的「點穴」功夫。哈哈！將來我專門用「點穴」的功夫來捉劫匪，為民除害，大家就知道我的厲害了。」

我從家鄉來---(16)我就這樣戒了煙

這個世界，越過越難。政府加稅頭一樣就想到香煙和酒，其次是汽油。每次油價上漲，兒子總是高聲驚呼，而我每天光顧巴士，管它油價再漲得高，也與我無關。反而香煙價一漲再漲，使我感到心痛。

回想來到加拿大才一年多，每包香煙已經漲了一元八角錢，一會兒省政府加稅，一會兒聯邦政府加稅；大家剛比賽完了，煙草公司又要漲價了。像我這樣一個吸了四十年煙的人，雖然不是一枝連一枝的老煙油子，每天卻也得二十枝一包。眼看著這每天不可缺少的「精神食糧」一再狂漲，不由得到處找購物報紙來翻閱，卻發現真正的減價香煙，都是在藥房裡賣，而且必須買整條的，這真是個諷刺，一般藥房都是售賣治病的良藥，和促進人類健康的醫療用品的地方，現在卻用最廉價的方式推銷香煙，可能令人感到藥房所賣的香煙比較「有益」吧。當我看見藥房所賣的香煙，盒子上同樣印了「香煙有礙健康」和「香煙可以致癌」的警句時，我想煙盒上應該多印一句「藥房所售，也不例外」才算公平。

為了買煙的煩惱，老伴一再勸我戒煙。兒子不敢勸我，每天總是指著電視或報紙上所發表「吸煙致癌……」等的消息或統計，故作緊張的驚呼。如果有甚麼老牌明星或甚麼名人死了，他在惋惜之餘，最後的一句話也必是「這個人吸煙太多」。

其實我何嘗不知道吸煙之害，這幾十年來，我曾戒煙千餘次，吞藥丸、針灸、做各種體操、氣功、自己罵自己「再吸煙就不是人……」等等我都試過，就是沒有效。有位好友勸我每天照常吸煙，只是香煙不點火，結果不是別人熱心的把打火機遞過來替我點煙，就是把我的煙收去享用。又有人勸我下決心不買香煙，結果不但別人會送我整條的香煙，背後還會罵「這傢伙捨不得買煙，專吸伸手牌……」。

既然戒煙這麼困難，我只有繼續吸煙。可是政府又不知犯了甚麼毛病，規定禁煙的地區越來越多。戲院、辦公室、公共場所、連餐廳都快變成吸煙的禁地了。我們這般可憐的「略有」嗜好者，以後只能在屋外的草地上過一下癮啦。

直到上星期，一個偶然的機會，竟使我澈底的把「吸煙」戒掉了。說來好笑，一家煙草公司，請我寫一篇精簡的短文，在中文報刊雜誌上替他們出產的香煙宣傳一下。除了給我各種有關資料外，還放映一套紀錄影片給我參考。從東部廣大的煙草田種煙草開始，直到收割煙葉製成香煙的詳細過程，和銷往世界各地的情況，都一目了然。其中使我感觸最深的是，那一望無際的煙草田裡，要用飛機噴洒一種白色的粉末，使整個的煙葉上，結成一片白色的薄膜。原來吃煙葉的害蟲十分頑強，能抗拒普通一般的農藥，只有這種含有劇毒的白色粉末，才是它的剋星。但是當一片片煙葉砍收下來製煙前，只送進水池裡略漂一漂，就烘乾切絲了。我見到那帶著白色劇毒的煙葉切成細絲時，不由得打了個寒顫，我們平時那裡在吸煙？我們只是在享受那些劇毒啊！

從那時起，我就沒有再吸過一枝香煙。當然，煙草公司請我寫的那篇短文，我也無法交稿。我如今才知道，戒煙原來並不難呢。

我從家鄉來---(17)減肥計劃

暑假來臨，孩子早就擬定了渡假的計劃，有的約了朋友去旅遊，有的找好了暑期工作打算賺一點學費。而我們兩老卻想不到該怎樣消磨這漫長的假日。正閒得無聊，莊大姐卻來了電話，約我們到大四喜去開「同學會」。「大四喜」是以「四喜菜飯」馳名的上海菜館，所謂「四喜」，並不像「三鮮」那麼樣是用三樣主要的材料配製，也不像「十錦」那樣是用十種材料合成的大雜燴，而只是兩大塊爛得爛爛的紅燒五花肉，再加上香噴噴的拌飯，就成了「四喜菜飯」了。雖然「大四喜」飯館鄭重聲明「拌飯」絕不用豬油，只用肉汁。其實那都是一樣，愛吃的顧客明知吃的是「豬油拌飯」，卻也跟著飯館的聲明，拿「肉汁」來自我安慰。而老伴和我不但對這家的「四喜菜飯」特別欣賞，更喜歡他們的「梅菜扣肉」和「走油元蹄」。可惜家庭醫生認為我們的體重超過標準，都應該減去卅磅。為遵醫囑，我們已有三個半月，對「大四喜」望而卻步了。誰知莊大姐卻不能諒解我們的苦衷，她說這次開「同學會」，我們班上的「四大天王」，都會分別從西雅圖和愛門頓前來參加。他們都指定要在「大四喜」聚會，我們做地主的，又怎好反對呢。

我們對「大四喜」的抵制既然撤消了，「減肥」的行動也當然暫停一天。當八位校友陸續來到「大四喜」時，想不到八個人都異口同聲對老伴和我說：「你們倆都發福了」。尤其是「四大天王」，他們在學校裡，就是因為過份肥胖而得到「四大天王」的綽號。想不到今天她們的身材不但標準合度，而且可以說有些苗條了。現在反而個個來指我們「發福」，「是可忍，熟不可忍」，回到家中，我和老伴下決心重新擬定「減肥計劃」。

我把以往搜集的「節食菜單」都找出來，其中有一張寫著「每月可減十七磅」，方法也很簡單，主要的是用椰菜、芹菜等六種蔬菜煮一大鍋湯，隨時任意的喝，三天內不能吃其他的食品，第四天才可以吃一匙羹糙米飯，第六天可以吃半磅瘦牛肉，第七天飯任意的吃，以後週而復始，從頭再來。這個菜單的確有效，三天就輕了兩磅半。可是那個菜湯從第四天起不但難以下咽，簡直是見了就怕。我們無法再吃下去，只好另尋其他辦法。

老伴記起莊大姐去年曾經服過藥減肥，於是打電話去問是什麼藥。莊大姐一聽到「減肥藥」就大叫起來：「不能試，不能試」原來莊大姐上次胃出血，在醫院裡躺了五天，就是吃那種「減肥藥」吃的。現在那種「減肥藥」在香港，又出了大毛病，已被香港政府列為「禁藥」了。莊大姐鄭重地勸我們，不要輕易地亂吃藥，卻告訴老伴，近來美國十分流行「抽脂減肥」，但不知是如何抽法。她曾向兩家很出名的美容院查詢，卻都是說他們定購的「抽脂」儀器還沒有運到，下個月才能為貴賓服務。不過她發現今晚十點正，電視四十二台，剛好有「抽脂減肥」的介紹和示範，要我們千萬不要忘記收看。

「抽脂減肥」這個節目，原來是一段著名的醫療外科手術直播。病人全身麻醉後，醫生就把一根連在儀器上的鋼管，按照掃描器螢幕上的指示，插進病人的肚子

裡。鋼管有大拇指那麼粗，約兩呎長，這樣抽吸肚子裡的肥油，已經夠可怕的了，想不到醫生突然把鋼管拔出一呎多，又連連向肚子裡上下四方插來插去，他的動作固然靈活而瀟灑，可是病人的肚子裡會怎麼樣呢？趁著還沒有看見病人的「腸臟」被攪碎之前，我趕快關掉電視機，決心咬緊牙關和老伴去喝「節食菜湯」了。

次日，買好煮菜湯的六種蔬菜回來，同時也收到四封信，小哥、二妹、老郝夫婦這個暑假都要到溫哥華來探望我們。探望我們還在其次，探望溫哥華有名的餐廳菜館才是真正的目的。老伴指著六種蔬菜問我要不要煮起來？我認為「減肥的計劃」絕對不能更改，不過可以暫緩一步，三個月之後，過了暑假，一定開始嚴格實行。

我從家鄉來---(18)門戶之見

住在西區一向性格開朗的廖太太，感恩節前突然到我家來，和我們商量，要把女兒玉芬送到我家來暫住，以便取得戶籍，暑假後轉入我們這個社區的中學就讀。我知道加拿大實行中小學生免費教育，學生只能進入居所附近的社區公立學校。廖太太若不搬家，唯有讓女兒更改戶籍才能轉學了。

廖太太這一決定，使我們非常驚奇，同時也大大反對。誰都知道玉芬現在所就讀的西區中學，管理嚴格，師資優秀，而且設備齊全，又沒有黑社會滲入騷擾，是一般家長們公認的「名校」。多少人費盡力氣都不得其門而入，廖太太這樣輕舉妄動，對玉芬的前途很有影響。老伴懇勸廖太太慎重考慮，她知道玉芬醉心音樂，彈得一手好鋼琴。她結識的男友劉大偉，是同班同學，更是蟬聯加西四省校際鋼琴比賽的冠軍。廖太太對他倆的來往，一向引以為榮，認為是一對珠聯璧合的金童玉女。現在玉芬若是轉校，必然對兩個孩子的交往，引起諸多不便。誰知廖太太就是為了不願他們繼續來往，才要女兒轉學的。原來廖太太最近從一位很體面的牌友崔夫人口中，聽到一個消息：「玉芬男友劉大偉的父親，在市政府的職位，只是一個倒垃圾的清潔工人」。崔夫人表示，廖太太若與他家結為姻親，以後大家就不便在牌桌上見面了。

想不到從來對「職業」和「門第」沒有偏見的廖太太，受了崔夫人的兩句不負責任的挑撥，竟會這樣「激動」。其實崔夫人和劉大偉的父親，我們都相識。崔夫人的丈夫，在香港開餐館，手上有幾幢房子賺了大錢。崔夫人愛面子，喜歡擺闊，卻免不了俗氣。劉大偉的父親浩然，是香港一間中學的歷史教師。移民後，因為難找到合適的工作，向政府登記求職，被分配了現在的職務。他一向達觀，後來又發現，做清潔工雖然比較辛勞，待遇卻是極佳。只要安於職守，不常常請假、曠職，就是個終身穩定的鐵飯碗，因此甘之如飴，一做就做了十一年。劉浩然熱心助人，下班之後，參加公益，深受社區裡的中外人士所擁戴，正推舉他在下星期市政府的選舉中，參選為「學務委員」哩。

在我倆懇切地勸解之下，廖太太雖然冷靜下來，卻一時仍拿不定主意。想不到過了一個禮拜，她竟興沖沖的來感謝我們，說她差一點上了崔夫人的當，從今以後，他們的牌局再也不找崔夫人一道打牌了。原來昨天她正要向女兒攤牌，禁止女兒與劉大偉來往時，大偉卻前來邀請她參加，在「樂藝樓」舉辦的「玉芬和大偉聯合鋼琴演奏」慶功茶會。玉芬也告訴母親，大偉的父親也會參加，大偉和她都想借這個機會，讓雙方的父母見見面，來增進大家的了解。

廖太太和玉芬一早就到了「樂藝樓」，劉浩然已經坐在鄰座角落裡啜咖啡了。忽然看見崔夫人也來到，一面恭賀劉浩然當選「學務委員」，一面坐下，懇求劉浩然為她剛從香港來到的兒子找份工作。崔夫人坦白地說，她兒子不是讀書的料，也不想要什麼高級職位，只希望介紹他去市政府，做個無須學歷的倒垃圾清潔工人，她聽說這個職務的薪酬，比做教師和護士還高得多呢。劉浩然告訴她，加拿大與香

港不同，任何公職都不能由私人介紹或轉讓。目前想做市政府倒垃圾的清潔工人，已登記的大學畢業生，超過了二百五十名。因此勸崔夫人還是叫兒子先去把英文補習好，再去學一些實用的技術，不要整天妄想賺大錢了……

廖太太無意間發現了崔夫人的真相，原來她專門挑剔別人的門第，比較別人的高貴，只是要維護自己給自己安排的「夫人」頭銜，等到她看見「錢」的時候，「身份」就從她身上消失了。

我從家鄉來---(19)兩件新聞

我們每星期到社區的公共泳池游水兩次，在泳池的更衣室裡，交了不少的朋友。其中張子規先生開燈飾廠，王方和王醉翁兩位先生，一個賣汽車零件，一個開時裝公司，都是殷實的商家。今天張先生沒有下池游泳，一換好泳褲，就坐在沙灘椅上向四周正休息的朋友發牢騷。原來昨天的太陽報頭版，刊登了兩件羞辱華人的新聞。一件是溫哥華市議會上星期通過的一項法案，「唐人街華人雜貨店出售烹調用『料酒』給醉漢，將予重罰。」昨天查獲的一家雜貨店，已被吊銷營業執照一個月，另外兩家，將定期聆詢，該報說這是一件「大快人心」的事，市政府應對華人雜貨店「更嚴厲」的加重處罰。

另一件新聞則是用頭條報導，香港有「黑社會人物」走私販毒賺了大錢，然後向慈善機構捐出一筆鉅款，立刻搖身一變成為「大慈善家」。乍看起來，揭發犯罪集團的黑幕，本是傳媒的責任。不過「香港罪犯首腦捐款變慈善家」並不是最近的新聞，而是去年四月發生的事。昨天無緣無故的放在頭條來引用，根本是別有用心，羞辱華人。原來在前天，有一位華人學者，把畢生收藏的圖書，和一千萬元加幣，捐給 U.B.C. 大學。博得加拿大整個社會的讚譽。緊接著第二天，報紙頭條就引用「罪犯捐款變慈善家」的舊文來諷刺他，使人直覺地認為「中國人一切捐款都來路不正，」實在令人寒心。

張先生的牢騷，不但讓來游水的華人朋友氣憤填胸，連兩位天天見面的洋人朋友也認為市政府和太陽報都有意歧視華人。一位洋人朋友說，「醉酒」駕車的人容易出事傷人，對他判重罰，是十分合理的。但只醉酒而不出事傷人的「醉漢」，也要去干涉，就太過分了。溫哥華市議會要取締「醉漢」，主要是怕他們醉得糊塗塗，在馬路上睡倒，或者在馬路上狂歌熱舞，影響觀光事業。不過「取締醉漢」是「警察」的責任，怎麼反而要去重罰賣料酒的「華人雜貨店主」呢。另一位洋人朋友也說：「這是很可笑的事。一個人吃了不乾淨的食物，肚子疼，要不停的出入洗手間。他不去找醫生又不服藥，反而責罵屋主人的洗手間太遠了，要求賠償……」。這位洋人說得雖然十分誠懇，卻不知說到那裡去了，大家都聽不懂。只有王醉翁王先生卻聽懂了，原來洋人批評「取締醉漢不找警察，反而重罰賣料酒的店主，」他打了一個譬喻。這與中國的一個諺語意思相同。就是「拉不出屎來，賴廁所」。

張子規先生說市政府歧視華人的作風固然可恥，而太陽報那種掀風作浪，挑起種族仇恨的手法，更使一向誇耀民主，標榜人權的加拿大蒙羞。幾位來游水的朋友，認為太陽報已失去「自由、公正」的立場，不值得閱讀了，決定不再訂閱該報。兩位洋人朋友更希望華人們，發起一個盛大的遊行示威，向市政府和太陽報討回公道。而最積極又有效的抗議太陽報辦法，是張子規先生、王方先生和王醉翁先生，他們在太陽報上，都長期刊登廣告。他們決定一同去通知太陽報，「取消他們的廣告，而且永遠不再刊登了。」

我從家鄉來---(20)究竟是可恨還是可愛

「這些鄰居真可恨，這些鄰居又真可愛。」剛剛入籍成為公民的李老先生說出這些話來，真令我們耆英會的老朋友吃驚。原來李老先生入籍的前兩週，為了教訓孫兒，竟引起軒然大波，難怪他對鄰居們會有這樣深的感慨了。李老先生來自香港，英語只能應付日常生活上的需要，並不十分流利。他和兒子一家住在合作社的公共屋村裡。平時比較空閒，就代兒子管教唯一的孫兒。

孫兒已經七歲了，雖然李老先生教他中文，他卻偏偏喜歡說英語。李老先生只聽得懂他講話的一小部份，而對於孫兒常常脫口而出的一句「口頭語」，卻感到茫然。想查字典又查不到，請教了兒子之後，才知道這句「口頭語」原來是外國人最下流無恥的一句粗話。李老先生大吃一驚，要兒媳快快設法糾正孫兒這種惡習氣，想不到片刻之後，看見孫兒沒有掀起馬桶的坐板，就胡亂小便，澆得坐板淋漓不堪，不免上前責備孫兒幾句，叫他揩抹乾淨。誰知卻得到孫兒一連串的「口頭語」，李老先生忍無可忍，順手拿起雞毛帚就是一鞭。孫兒吃了這下苦頭，見媽媽在一旁也不加以支援，只好乖乖地把廁板揩抹乾淨才上學去。

晚飯前，兒子兩夫婦正在慶幸父親管教孫兒的手法，比自己有效得多。合作社屋村裡，卻有兩位鄰居前來造訪。一位是孫兒學校的級任老師，另一位卻是當地社區中心的社會工作人員。這兩位女士，拿著孫兒屁股上一條鞭痕的照片和驗傷單，指責李老先生虐待兒童過於殘暴。決定去發動全村居民簽名，不但要把李家從屋村裡驅逐出去，更要阻止移民法官批准李老先生入籍，成為公民。兒子聽了大驚失色，低聲下氣的向兩位女士為父親求情，卻得來冷峻的答覆。「要原諒可以到全村表決大會上向全體村民去要求」。

兒子告訴李老先生，必須聘請一位有名的律師，多想一些能博得同情的理由，向村民懺悔，又怕李老先生求情時，英語辭不達意，決定親自擔任父親的翻譯，替父親申辯。

想不到村民大會那一天，李老先生卻帶了一位好友的女兒前來，當眾宣佈不要兒子替他講話，只要這位正在就讀 U。B。C。的女孩，替他直接傳譯就行了。當全村居民無情的指責他虐待未來的國家主人翁，是嚴重的罪行後，李老先生開始答辯。他說：「各位女士，各位先生……」接著就是重重的罵出孫兒常用的那句「口頭語-」……本地最下流無恥的粗話……等村民咆哮，怒罵了半天之後，準備表決之際，李老先生一聲冷笑，說他現在才知道，這句下流無恥的粗話，大家都受不了。但這句話就是他的孫兒，從附近一所最有教養的學校裡學來的，也是他忍不住打了孫兒一鞭的原因。中國人並不會虐待兒童。但中國人有一句人人都遵守的古話：「養不教，父之過。教不嚴，師之惰。」他不能因為孫兒，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，就放任他去說下流話，學惡習氣，做為害社會的壞事，這就是他全部的答辯。李老先生這樣短短的幾句話，立刻把大會的情勢扭轉過來，全體村民不但不再驅逐他們全家，反而有很多村民提出，應該怎樣管

教兒女的問題，來向李老先生請教。

在大會結束之前，附近這間學校的家長會，和社區中心的社會工作組，還聘請李老先生入會，做他們的顧問哩。更令李老先生意外的是，孫兒的級任女教師過來向他道歉，請他原諒。而另一位發動全村簽名，要驅逐他們的女士，更致深切的歉意。說他自己太衝動，以往只感到與一個虐待兒童的家庭為鄰十分可恥，現在卻感到與一個敢做敢為的正派紳士為鄰十分榮幸。李老先生在這種前倨後恭的情況下，真是啼笑皆非。不自覺地就說出「這些鄰居又可恨，又可愛，不過可愛的成份比可恨更多罷了」。

我從家鄉來---(21)弄園為樂

我們住的合作社屋村，原來是一片荒蕪的樹林，闢建房屋的時候，工程師按地形設計，特地保留了不少大樹，因此風景優雅像個公園。不過，四周未鏟光的矮樹蔓藤卻也不少。有些地方大石嶙峋，有些地方凹凸不平，卻統統種滿了覆地的長青樹，表面上雖然一片青蔥，而不消幾天，裡面就會鑽出無數的荊棘和野草來。管理處無法可想，僱請園丁除荊棘、拔野草，可是剛拔掉舊的，又長了新的，只要稍一疏忽，又是一片亂枝，真是不勝其煩。

有些西人鄰居，索性把家門前的蔓藤鏟光，舖上肥泥改種花草。經過一年，奇花異卉，爭豔鬥麗，真是美不勝收。可是栽花秧、施肥料、除害蟲、去野草，一個小小的花圃，每年消耗掉的費用，卻也十分可觀。加上不斷的耕耘、修護和澆灌，每天消耗的人力，更是難以估計。我沒有能力購買名貴的花草栽種，卻有足夠的時間來開闢花園，因此先把家門前的那片蔓藤矮樹和雜枝野草，慢慢地連根挖掉。再用小推車把四周樹林裡，無數的大小石塊搬過來，在花園裡舖了四五條彎曲的小徑。園裡那些高與人齊的大石，我都把它沖刷乾淨，石下圍成不同形式的花圃。有些光禿難看的地方，則砍下些修長而筆直的枝條，交叉編成一排短籬來遮擋隔開，花園的格局總算是完成了。

花園開闢出來之後，卻欠花草，我把親友們種厭了準備丟棄的各種植物，和別人無暇照料頻臨枯萎的花草，不分貴賤的一律移入園中悉心照料。常常在我清晨開門準備外出之際，會發現門口擺放著一兩盆「垂頭喪氣，了無生機」的盆栽，旁邊附著一張卡片，寫道：「胡先生，你能救救它麼」或是「我很慚愧把這垂死的花送到你的門前，但我實在不忍心把它們丟棄，請儘力救治它們吧」。

不久，這些重獲生命的花兒，都欣欣向榮開出美麗的花朵。鄰居們也紛紛把多餘的花草、種子送來給我，此外，我自己又種了一些中國菜蔬，如小白菜、豇豆、辣椒、韭菜、葫蘆瓜等，這些豆和瓜類，雖然長得並不十分理想，卻也足夠我們自己夏季食用了。尤其意外的是，那些瓜藤豆蔓，纏繞在一排排的短籬上，構成絕妙的景色，純粹是中國農家風味。同村的中外鄰居走過，個個都要駐足欣賞半天，有些人還以這個花園為背景拍照留念呢。

如今我撒下去的各式種子，都長了茁壯的枝葉，而且很多都含苞待放了。我開始分別移植，有些地方只種多年生的木本花草，每年只須加以修剪、施肥，不必再花工夫去翻土耕種了，有些地方則種些好看的一年生草本植物，時時更換，保持茂盛和新鮮。

合作社屋村出版的「好鄰居」月刊，這一期有一篇泰勒·梅里茲先生的投稿，寫道：「……上星期的一個月夜，我走過村邊一個中國人所闢的花園，見了浴在月光下的花圃、小石徑和矮籬，感到無比的溫暖和寧靜，久久不忍舉步……」這便是在花園裡辛勤了數年最大的安慰。

我從家鄉來---(22)消磨退休後的歲月

移民到加拿大這一天起，我們就從平時最忙碌的生活，突然間轉變成平時最清閒的生活了。早上起床後無事可做，和老伴一同到附近散散步。午飯後閒得無聊，又一同步行到超級市場逛逛，順便買些大減價的食品回來。傍晚時分，街尾的周老太太路過，邀我們到四周去走走，好！去就去。總之「散步」就是我們退休移民唯一的工作。這是十年前初到溫哥華的實況。那時我們人生路不熟，英文又不好，散步前，還要把我們家裡的英文地址和電話寫下來，放在衣袋裡免得迷途難返。

我們的三個兒子都成了家，搬出去住了。離得最遠的，開車三十五分鐘可到。其他的兩個都住在附近，白天他們要工作，沒有空和我們見面，可是下班之後，卻要過他們的小家庭生活，更不願來探望父母。老伴為了閒得太無聊，既然無法叫兒子們前來請安，只好「屈就」，拉著我去探望他們。想不到搬出去不久的兩個兒子，都變成了外國人。對我們說中文都不流利了，只是簡單的嗯哼、啊哈、依呀、依呀。對媳婦和他們自己的朋友，卻是滔滔不絕，而且全部英語。老伴不敢再要求兒子多說中文了，她很後悔從前逼兒子背國文逼得太緊，兒子們至今害怕中文，愛說英語，大概就是這個原因。

對於兒子們日漸冷淡的態度，老伴並不灰心。她見兒子們常為照料孩子而煩惱，於是自動請纓，向兒子們提出，願意每天過去幫他們照顧孫兒。想不到兒子和媳婦一商量，認為母親太落伍了，不懂得怎樣照料「現代」的「先進」嬰兒，他們寧願花多點錢請保姆幫忙。老伴這下子真正傷了心，罵兒子不仔細想想他們自己是怎樣長大的。從此再也不願去自討沒趣了。

恢復了每天散步又散步的生活，卻也發覺不少樂趣。譬如觀賞了家家戶戶的各種奇花異草；熟識了左右四鄰的中外老人，看到他們一把年紀還自得其樂地剪草、淋花。我們也在自己的花園裡，自己試著動手整頓起來。首先推著剪草機把草地剪平，然後把辭退剪草工人所節省下來的錢，買了一些花苗和菜秧，照鄰人的方式，依樣畫葫蘆地種植起來。當自己種的鮮花盛開，自己種的瓜豆結果時，那一份樂趣實在難以形容。我們不但每天都沉醉在花園工作中不以為苦，更常推著小車，到處找來不少大小石塊，照自己的意願，把花園佈置得美不勝收。

兒子們近來也喜歡探望父母了，臨走時帶些鮮花、瓜果、辣椒、韭菜等回去，不但省錢，更比市場買的新鮮。同時經過一段時間的比較，他們也發現，請保姆照料嬰兒，到底比母親差得遠，因此為了「親情的可貴」，更為了「節省不少請保姆的費用」，兒子自動要求，每天把子女送到我們家裡來，請母親照料。老伴再三考慮，認為親情的確可貴，不是隨便可以買得到的，因此她「願意照料孫兒」。但由於過去兒子願花錢聘請保姆，她也樂意學洋人的一招「必須按時收費」。

退休後的平靜生活，又開始忙碌起來。每天既然能和兒孫相聚，又得到合理的費用幫補生活，這真是「一舉兩得」的美事啊。

我從家鄉來---(23)關於電影種種

女兒工餘做褸姆，幫老闆帶兩個孩子，蘇姍和大衛。今天是復活節，大衛吵著要他爸爸租錄影帶「星球大戰」來看，他的父母卻要出去參加午宴，又覺得「星球大戰」這影片不適宜在電視螢幕上放映。於是打電話來，要女兒去幫忙照料兩個孩子，並且帶他們到電影院去看「星球大戰」。女兒早已約了我們二老今天去「海灣散步」，只好坦白向老闆說明，請他原諒。老闆娘卻想出個更好的主意，由她請客，約我們夫婦也同蘇姍和大衛一道去看電影。

「星球大戰」的確是一部大製作，場面之大，聲光之美，特技之精，令人耳目一新。多年沒去過電影院的我們，深深感到電影的進步。不但是影片拍攝的進步，就是「電影院」的變化，也使我们嘆為觀止。原來這家電影院，開在一個專門放映電影的電影城中，與放映其他不同影片的二十多家電影院在一起。不知道這個「電影城」是租售給各電影院自行營業，還是由一個財團統一管理，總之是一個劃時代的先進企業經營法。公共停車場，統一的票房、托兒所、附設餐廳、小食店、遊樂場等，使每一家影院都節省了大量的開支，也使那些附設生意增加了豐厚的收入。同時各影院放映不同的影片，避免了互相之間的惡性競爭，觀眾也可以隨意選擇喜愛的影片欣賞了。

回想定居溫哥華這麼多年，今天還是我第三次看電影。第一次看電影更加可笑。那一天，與朋友約好在唐人街的巴士站見面。可能出來太早，朋友久等不見，天又下起雨來，只好到街旁的電影院裡，一面躲雨，一面看望牆上掛的照片。剛一轉身要走，票房裡正賣票的太太就衝出來，一手掩住牆上的票價牌，指手劃腳的表示只收我兩塊五，就可以進場。一面硬把我推進門去。

這間影院並不大，約有百多個座位，觀眾只有十來個，有的伏在前排座椅背上睡覺，有的靠著後面椅背，架起雙腳打鼾。真正望著銀幕的，連我似乎只有三四人。我感覺銀幕上的洋女人，動作有點不正常。旁邊一位觀眾告訴我，這是一間「成人電影院」，每天從正午十二時到晚上八時，不停的放映。雖是「成人片」，因放完一次又一次，看的人已經沒有興味。買票進來，只不過借地方休息睡覺吧了。至於我剛才受到的減價優待，並不是可以討價還價，而是優待耆英而已。

另一次買票看中文電影，也是無可奈何的事。老伴從電台有獎問答遊戲，獲得一張電影贈券，於是逼著我每天也參加有獎問答。可惜我答得出的問題，撥電話總是不及別人快，撥通的電話，卻又答不出所問的問題。最後，只好自己掏腰包買一張票，陪老伴一同去看國產片。

國產片的電影院不分樓座、廂座，更兼正片、副片同場先後放映。可見這門生意實在難做。目前電影片放映完了，又製成錄影帶，租給人家在電視機上播映，電影業只有改行關門了。

別看經營電視錄影帶的人，生意興隆。遲早有一天，樂極生悲，也會走上電影業同樣的路吧。

我從家鄉來---(24)我遇到一位雅賊

對於沒有找到工作，整天閒得發毛的新移民來說，最好的消磨時間辦法，就是到圖書館去。

我開始流連圖書館是在半年前，那時我要負責送兩個孫兒去學彈琴，每星期一次，他倆一人學一小時，我就得在門外等兩小時，然後再帶他們回家。雖然這是我自告奮勇的義務工作，兒子也不忍心任我在寒冷的街頭流浪，於是指示我到附近的社區中心公共圖書館去，閱讀各種報紙雜誌。

想不到圖書館裡不但報紙雜誌種類繁多，各種書籍分類詳盡，還有大量的「中文圖書」。文藝、武俠、自然、社會，應有盡有。唯一遺憾的是，受歡迎的書，已經大部份都被借出去了，好在藏書豐富，總可以選到另一本來閱讀。

除了圖書之外，電腦設備、影帶磁碟、聲帶、幻燈，不但是一應俱全，而且相當豐富，更有極廉價的影印設備，供人翻印留存。圖書館裡空氣調節，燈光明亮，而且座位舒適。更有廉宜的咖啡供應，助人提神。對於來求知的讀者，真是照顧得無微不至。而一般沒有時間前來享用圖書館的「忙人」，還可以一次借出很多本書，帶回家去閱讀。閱畢，隨時把書放回任何一間溫哥華的公共圖書館「回收箱」裡就行了，沒有任何其他手續，真是方便極了。

在這麼舒適又方便的圖書館裡，我不但不覺得兩個孫兒學彈琴的時間太長，反而感到我閱讀圖書的時間太短。上星期，當我在圖書館裡，正享受著安靜閱讀的樂趣時，「必！必！」兩聲刺耳的警號，震驚了大家。圖書管理員，立刻叫住走到門口準備離去的青年，要他把偷帶出去的書交出來。這人一面從背袋裡取書，一面解釋是無意中放錯了。當他舉步正要離去時，門口的偵測器又再度「必！必！」的發出警號。不得已，這位偷書賊只好把另外所偷的三本書都取出來。然而管理員這時卻不讓他走了，問他是願意付這「四本書價」另加三倍的罰款？還是願意去警察局？最後，這位先生決定等他的家人送罰款來，並「振振有詞」的向四周的人說，在他的家鄉，對於「偷書閱讀」不算犯罪，似乎大家還應該對他多多鼓勵才對。

自古以來，中國特別尊敬讀書人，甚至對於「偷書」的人，不但不視為竊賊，反而稱之為「雅賊」。那時偷書的人，都因為家貧無力購買書籍，為了求知，不得已而出之於「偷」，這種行為的確值得同情。然而現在加拿大的圖書館，都是完全免費借閱圖書。若是對這麼完美的措施仍不滿足，非要「偷」為「已有」，則是「自私」「貪心」的犯罪行為了，實在應該重重判罰才是。

我經常消磨時間在溫哥華的公共圖書館，除了上星期我遇到的「偷書」事件外，還見過兩次學校的學生「偷書」。他們聰明地把裝置在書上的感應秘碼撕掉，然後大搖大擺地走過門口的電子感應器，原來他們「偷書」的目的，只是想在同學面前顯示自己威風，自己有膽量，敢向「守法」的社會挑戰而已。誰知「魔高一

尺，道高一丈。」管理員早就摸清楚這兩個學生的底細，通知警員在門外「恭候」，連他們怎樣撕掉書上的「感應秘碼」，都用錄影機清清楚楚攝錄下來了。

公共圖書館對於「偷書」的防範，已經有相當的成績。但另一個最頭痛的問題，至今仍無法解決，就是有些人，見了自己喜愛的文章或圖畫，就從書頁上撕下來帶走。這種缺德的行為，實在比「偷書」更加可恥，這是基本教育的問題，恐怕要由學生的家長，和學校的教師，共同努力，澈底灌輸「道德」教育，才能改善了。

我從家鄉來---(25)免費洗車

感恩節這一天休假，劉老太太的兒子大剛，一早起來就換上剪草時穿的工作服，打算在家裡，把汽車澈底的清洗一下，以便到機場去迎接初次見面的岳母。

過去，大剛都是到有機器洗車設備的加油站去洗車，從來沒有自己動過手，今天決定親自出馬，實在是件大事。他吃完自己的一份早餐之後，又把太太當做早餐的栗子蛋糕吃光。接著叫太太給他準備橡皮手套、海綿、洗潔劑和抹乾車身的大毛巾等。還要她把水管預先在水龍頭上接好，好像他去迎接岳母有功，現在值得先向老婆領點兒獎賞一樣。

當一切準備就緒，大剛就要開始勞動之際，他的妹妹芬芳卻匆匆趕來，一面把嫂嫂準備好的各種東西都擱回原位，一面和哥哥展開談判。要求哥哥今天不要親自洗車，再等半個小時，把車開到路口的加油站去，芬芳和教會裡的教友們，會在那裡做「免費洗車服務」，希望哥哥務必去捧場。

有人「免費」洗車，大剛當然不想親自動手了。他要太太用吸塵機，先把汽車坐位和腳墊上的灰塵抽吸乾淨，然後和母親、太太上車，更邀請我這位世交伯伯一同去給芬芳打氣。

車開到加油站，果然有兩個年青人，舉著寫了「CAR WASH」大字的紙板，一面跳躍，一面向來往的汽車招呼。時而離開行人道，跑上馬路，向衝過來的汽車攔截，真是驚險萬狀，恨不得所有路過的汽車，都轉進加油站來洗一洗。而入口處還有個笨蛋，穿了全套大笨熊的頭套和熊皮，在不停地跳舞翻筋斗。

大剛的車一開進加油站，立刻被引導在加油機前停下，先加滿汽油，再由洗車的青年們擁著車到一旁，十一個人一齊動手，有的抹車，有的沖水。難怪片刻工夫，就把車洗得乾乾淨淨。劉老太太想找芬芳來讚美一番，卻找不到她，對於這般熱誠的年青人，老太太只有衷心地感謝。

大剛去付加油費，知道這個油站的油價，比一般油站貴一些，剛剛付完油費，兩個女孩就拿著捐桶過來，請為他們主辦的活動捐些錢，還可以開收據，以便報稅時做免稅的證明。在這樣熱誠的服務和禮貌的要求之下，大剛不能丟臉，捐出比洗一次車貴兩倍的錢。

儘管如此，他們一天又能捐得到多少錢呢？動員了二十個人的時間和氣力，加上每個人的午餐和事後的慶功宴。何況這二十個人裡面，起碼有一半以上今天是要工作的，其餘的幾個不必工作，卻應該上學讀者。為了參加這偉大的「免費洗車」活動，大家都停工停課請假前來，這也太得不償失了吧。

當我們一面計算，一面離開加油站時，那隻跳舞的大笨熊，卻把我們攔住，它脫掉一身熊皮，爬進汽車，軟癱在劉老太太的懷裡，這個笨蛋原來就是她的女兒芬芳。

我從家鄉來---(26)工程服務教師

于子亞做了父親，他的夫人生了一個兒子。今天我們陪于子亞到醫院去接夫人和孩子出院，剛剛回到他的家中，于子亞的手提電話就響起了鈴聲。警察局緊急召喚他到西區的一間英文中學去，于子亞來不及送夫人上樓，匆匆拜託我和老伴照料一下，就獨自飛車而去。

安頓好于夫人和嬰兒之後，于子亞還沒有打電話回來。于夫人反而勸我們不必擔心，她說，像今天這樣，他被警察局緊急召喚，是常有的事，差不多兩個月就會有一次。原來于子亞在這個社區的約翰士密斯中學工作，職務是「工程服務教師」，英文稱呼原是「工程師」。由於做這項工作的人，雖須大學畢業，卻不一定要學「工程」出身，只要懂得「應用和維護」學校的冷暖氣系統、警鈴系統、及其他應用機械就行，機器若是真正出了毛病，還是要通知專人來修理的。所以擔任這項職務的人，技術還在其次，主要的是「勤勞、負責、忠誠、和懂得管理」。

以前，我們以為于子亞在學校工作，一定和學校老師的工作同樣輕鬆，今天才只知道他的工作，比任何教職員都辛勞得多。早上六點鐘以前就要到校，先把冷暖氣系統打開，調節好。然後巡視全校，把應開的門鎖都打開，該照明的燈火都開亮，各教師要用的幻燈機、影印機、電腦、文件放大機以及勞作材料、體育器械等，都一一準備好。然後開校門讓教師學生進來上課。整個一天的課程和休息，別人都按著「作息表」進行，唯有他隨時要解決師生所需的幫助，應付學校發生的問題。放學後，別人都走光了，他還要還監督清潔工人全面清掃，停熄了該停的機器，檢察完安全措施，直到安置妥當防盜警鈴後才能離開。遇到校長老師超時工作，學校特別活動，他除了跟隨加班外，還要強露笑容，表示絕不妨事。

看了于子亞書房裡到處攤開的學校活動照片，才知道他在家裡還幫學校整理照片。這種最花時間的義務工作，在加拿大，各種工會為了微不足道的區區福利而大罷工的原則下，應該請校長另派專人負責才對。于夫人說以往整理照片，校長是請教師負責，整理之前先得談好「加班」的條件。老伴聽了，豎起大拇指讚嘆，「到底洋人教師乾脆，有義務就得有權利」。可是于夫人接著說，事後發現，這位老師把照相簿貼得很漂亮，卻將各種活動都貼亂了。「在教室裡郊遊，泳池上開會」，照相簿越看越糊塗。校長只好另派老師，重新整理照相簿，當然也付了更多的加班費。「那麼為什麼于先生現在又來多此一舉呢」？老伴急急地問，「難道這另一位老師也分不清各種活動麼」？「各種活動是完全分清楚了」，于夫人嘆了一口氣，「只是時間不大理想，很多九九年的畢業生，照片都不見了，後來發現，有些貼進八九年的相簿裡去了……」

其實于子亞在學校裡，有很多要對學校負責的事，夠他忙的。為了維持學校正常的上課，很多有關水、電、煤氣等等要維修的東西，他儘可能親自動手。就是他不能親自修復的工作，也會以最快、最省錢的方式招請外人來解決。平時沒有什麼事發生時，他還要巡迴各處，看看有沒有頑劣的孩子破壞公物，塗抹牆壁。遇到學

校有什麼慶典、活動、或是盛大節日，很多只會計劃而不會實行的老師，會自自然然地把「佈置」、「改變」和「復原」的工作，推到他的身上來。

做一個「工程服務教師」，除了勤勞和負責之外，最主要的是「忠誠」。于子亞常對夫人說，他並不是對校長或教育局忠誠，而是對「學校」忠誠。因為整個學校的校產都交在他的手裡，他對學校也有一份特別的熱愛。除了平時盡心盡力地維護學校之外，遇到學生罷課，教師罷工等重大事項，他就要二十四小時嚴密注意，防備衝動的人破壞。他不是靠報警阻止破壞。而多半要靠他的機智和忠言，曉以大義，讓破壞者明白，他們正要破壞他們自己享受的利益。有時也要配合一點「中國功夫」。久而久之，雙方都把他看成自己這一方的維護者，保存了校中不少的財產。

于子亞直到傍晚邊才回到家裡，今天警察局對他的傳召，並不是約翰士密斯中學出了什麼事，而是西區另一間中學，有兩名竊賊潛入，正在撬電腦室的門鎖，被閉路電視傳到警局。由於今天是週末，找不到該校的負責人，警局召他去代理該校「開門照料」，直到該校的「工程服務教師」和校長野餐回來，他才能交待脫身。原來做一個「工程服務教師」，不但要負責就職學校的安全，對於同社區其他的中小學校，也有同樣的義務。

溫哥華的中小學校不下百餘間，而擔任學校「工程服務教師」的人員，百分之八十是來自台灣和香港的中國人。有人認為這是華人受到「歧視」，也有人覺得這是華人受到「重視」。我們相信這是由於華人一向「勤勞、負責、和忠於職守」，才能贏得這項服務，受到教育界的信任和敬重。

我從家鄉來---(27)艱難的牌局

還沒有移民到加拿大之前，我們已經知道這裡的生活等於退休了，不會像在台灣或香港時那樣緊張。但是沒有想到，竟會這樣清閒，這樣寂寞。

初來的時候，每天跑唐人街、飲茶、看報紙、買東西，漸漸的各種茶點都吃膩了，大包小包的蔬果食品，家裡都堆滿了，跑唐人街的熱忱也跟著冷卻下來。接著，每天的活動只有散步，早上散步。下午，傍晚還是散步。住所四周一哩半徑的地方，差不多都跑熟了。那一家栽了甚麼花、種了甚麼樹，也都記熟了，可是越散步也越感到寂寞。

尤其是老伴，每一次聽到電話鈴響，就趕過去接聽，不論是生張熟魏，還是親朋疏友，打起電話來總是滔滔不絕，恨不得永遠不要掛斷才好。但是別人卻未必有這種閒情，總是急急忙忙說完了要說的話就算。老伴一肚子牢騷沒處發洩，最後只有跟我吵架。

老伴正在想題目，怎樣跟我吵架可以立於不敗之地，並且不傷脾胃，我卻帶了一個電話號碼回來。這是老伴以前交往了二十多年的牌友，莫太太的電話。她剛從多倫多到溫哥華來旅遊，準備停留一星期，暫住在她妹妹家裡。老伴立刻取消了我吵架的節目，和莫太太在電話裡長聊起來。原來莫太太在多倫多也是寂寞得快發霉了，特地到溫哥華來想找朋友痛痛快快的打兩場麻將。老伴要盡地主之誼，義不容辭地約了她翌日到家裡來。

電話一打完，老伴手臂和小腿的風濕痛好像霍然而癒，竟親自到地下室，把從香港買來的新麻將牌，從未曾開過箱的行李中取出來。這一副價值昂貴的麻將牌，乳紫色的背面非常迷人，中間夾著一層水晶和一層深紫色，才是潔白的牌面。牌面的雕工雅緻，筒子索子美觀大方，「萬」字挺秀，還帶著小巧的阿拉伯數字，原來是準備外國人學會了也可以參加消遣的。

牌有了，打牌的地點卻成了問題。兒子和媳婦首先提出強硬的抗議，認為家裡可以舉行宴會，可以開舞會，卻絕對禁止打麻將。對於兒子的抗議，老伴是不加考慮的，可是當媳婦說出「打麻將會影響鄰居安寧，萬一有人報警說打牌騷擾，就麻煩了」。老伴只好放棄在家裡打牌，另找地方。可是問來問去，包括莫太太妹妹的家，都與兒子的理由一樣，反對打牌。想找酒樓租地方，溫哥華卻不像香港，酒樓都沒有「麻雀耍樂」的服務。只有一家，是由侍應的夥計，穿著中國古裝殷勤伺候牌局，但點的牌局菜，起碼要四百元，小費另計。這麼貴的「麻雀耍樂」，老伴實在樂不起來。最後，總算捐款二百元，借用×同鄉會所，由莫太太強拉她的妹妹，老伴和我四個人，自帶麻將牌去戰個三十二圈。

想不到臨出發時，麻將牌卻少了二十多隻，原來是兒媳請來照料孩子的土生褸姆——那個不會說中國話的中國丫頭，把麻將牌當做孫子的玩具，倒進玩具箱裡去了。等全部牌章都找回來時，莫太太已經回到多倫多半個月了。

我從家鄉來---(28)風水奇談

打太極拳怯病延年，可以強身，又可以交友。老伴和我清晨無事，到街口的小公園走走，看見不少跟我們年紀差不多的僑胞，都在做晨運。打六通拳的，打太極拳練太極劍的，還有只是彎彎腰動動手腳，或繞著小公園慢慢跑的。大家都熱情地跟我們招呼，希望我們參加他們的晨操行列。最初，我選的運動是慢跑，路線遠近隨心所欲，毫無拘束。可是只跑了兩天，老伴就硬拉著我學打太極拳了。她說出打太極拳的十大好處，可是我知道還有一個最大的好處，就是勸我們參加打太極拳的朱太太，是老伴的小同鄉，她倆可以用她們家鄉的「土話」交談，自得一種非他人所知的樂趣。

朱先生在新西敏市開了間加油站，生意很不錯。他的兒子則幫老媽管理一個洗衣店，這種自動化的洗衣店最容易管理，顧客只要投入幾個兩角五分的硬幣，洗衣機和乾燥機都自動操作。朱太太奇怪，這種只見收入難見支出的洗衣店，家家都大賺特賺，而她經營了一年，卻始終不盈不虧剛好保本。朱太太向來迷信，總覺得洗衣店開張那一天，她沒有燒香敬神，以致得不到財神爺的庇佑，心中常感內疚。

偶然擰開收音機聽中文節目，發現溫哥華近年來漸漸引人注目的「相面、算命、看風水」這一行，現在越來越流行了。尤其是那位長期擔任節目中「貴賓」的「玄學大師」，更加令人肅然起敬。從往日毫不起眼的兜播「看陰陽宅」小廣告，變成了正式的廣播節目，而且有那麼多的明星和歌星向他請教。朱太太不能不動心，當她誠心誠意地把那位「玄學大師」請到洗衣店來「指點迷津」時，大師一進門就看出洗衣店的「水火相剋」。原來南方屬火，應該裝乾衣機，而北方屬水，應該裝洗衣機。偏偏朱太太把兩種機器給裝錯了，南方裝了一排洗衣機，與火相剋，而北方卻裝了一排乾衣機，與水相剋，兩方的水火正好抵消，當然是「不盈不虧剛好保本」了。

朱太太恍然大悟，懇求大師指示一條解救之路，大師以「電台聽眾」，只收半價的優待叫朱太太付給他三千元，告訴她只要把洗衣店裡的洗衣機和乾衣機對調，重新裝置，今後就會財源滾滾，「錢」不勝收了。

可憐朱太太財迷心竅，竟依照大師的指示，逼迫朱先生在加油站的盈餘裡撥出數千元來，動工改換了全部機器的位置。加上停工和瑣碎損失的費用，共用去萬餘元。可是開工後的情況絲毫沒變，仍然是「不盈不虧剛好保本」。朱太太對那位「玄學大師」太失望了。

正好隔壁的于媽媽又來介紹一位看風水的「哲學大師」，本領高得多，收費低得多，只要一千元。不料，「哲學大師」的眼光和「玄學大師」相同。認為又是「什麼相剋」，洗衣機和乾衣機對調，才是生機。朱太太把哲學大師趕走後，總算明白兩次都是上了當，可是更加自怨自艾，深怪自己遇不到真正靈驗的風水大師。

老伴從家鄉的「土話」裡得知朱太太的煩惱，立刻挺身幫她觀察，為她分憂。不久就發現洗衣店「不盈不虧剛好保本」的真正原因。老伴勸朱太太把洗衣店以往由她兒子負責提存的銀行賬戶取消，而找一間能用中國語言服務，由朱太太自己負責提存的銀行開戶。因為以往，她的兒子每天只是交給她一些現金，讓她負責去兌換成二角五分的硬幣。放在洗衣店裡應用。而每天結賬、存款、提款、查核等等，由於她不懂英文，全部由兒子包辦。每天賺的錢，兒子付給自己做為薪水，另外存入自己私人的賬戶裡去。兒子說洗衣店「不盈不虧剛好保本」，使母親有工作可做，不會感到寂寞無聊，更不必為生意的賠賺而操心，這實在是他對母親所盡的「孝道」啊。

我從家鄉來---(29)週末的歡樂團聚

羅老太太上個月搬到我們隔壁來住，剛搬過來，就和老伴做了朋友。經過一星期的交往，她教老伴幾種家鄉小菜，又跟老伴學會了包餃子、蔥油餅、和做饅頭，現在她倆已成為無話不談的親密之交了。其實互相學做佳餚美點，未必就能增進情感，主要是因為她們越談越投契，老伴發現羅老太太的遭遇，竟和我家的寡嫂相同。原來她也有三個兒子，而且三個兒子都成了家，卻都不和「母親」住在一起。

羅老太太守寡已經兩年，孤獨的生活雖然習慣了，卻渴望與兒孫多團聚一下。平時她的兒子和媳婦要上班、帶孩子，沒有時間相見，只有週末大家都有空，於是不約而同的決定，星期日屬於媽媽，大家都帶了孩子，到媽媽家裡歡聚一天。

起初，羅老太太的確享受到團聚的樂趣，三個兒子都買了不少菜餚來孝敬媽媽。表面上，媳婦們是來做飯給媽媽吃，而實際上，卻是媽媽掌鍋，教媳婦們怎樣做菜。即使如此，羅老太太已經笑得合不攏嘴了。可惜好景不常，媳婦們免費學習烹飪也覺得麻煩，乾脆請媽媽到外面去吃一頓。

溫哥華的餐廳菜館越開越多，每一家的拿手好菜也的確值得一試。可惜這三兄弟只知道挑選最名貴的菜餚，卻忘記安排怎樣輪流做東。他們個個胃口奇佳，吃得淋漓盡致一掃而光，吃完之後，這三兄弟每個人都會有些怪毛病發生，尤其是酒樓的夥計把賬單送來之後，老三的皮鞋就會鬆開，一定要彎腰低頭去繫鞋帶；老二夫婦又會同時尿急，雙雙跑到洗手間去久久不出；老大掏了半天口袋，問太太今天看見他的「信用卡」沒有？大媳婦也接著罵他亂放東西，一定是把皮包掉落在汽車裡了。羅老太太知子莫若母，明白再等下去也不會出現什麼奇蹟，反而更傷感情。為了保住這三個愛兒的面子起見，只有假裝說昨天打牌贏了錢，正想請孫兒們歡聚一下呢。這樣參加過三次兒子們邀請的午飯，三次卻都由羅老太太掏腰包付賬。

老伴聽了羅老太太的遭遇，不禁大吃一驚。羅老太太的兒子，怎麼和我們寡嫂的孩子染上了同樣的怪毛病，遇到賬單就「繫鞋帶」，「上廁所」，只不過我這個大姪兒「個性」比較爽直，他見了賬單，不會掏口袋，摸「信用卡」，乾乾脆脆一句話：「我沒帶錢出來」。

羅老太太既想和兒孫們多團聚，又怕週末的來臨。她對老伴說，最痛心的是三個兒子對她談笑時，已經沒有往日那種「親情」的流露，反而顯得十分勉強。有一次兒子們談起加拿大的法律，竟不約而同的勸她早些立下遺囑……老伴到底「見多識廣」，安慰羅老太太不妨順從兒子們的勸告。乾脆把財產分成三份，其中兩份各佔百分之十，另一份則佔百分之八十。至於死後那一個兒子「得最大的一份」，就不能公開了。

羅老太太覺得辦法不錯，於是在週末歡樂團聚的日子，向兒子們宣佈。想不到當時不但立刻得到了兒子們熱切的關懷，個個搶著付賬，同時也把他們「繫鞋帶」，「上廁所」，等等的怪毛病治好了了。

我從家鄉來---(30)人有三急

在菲沙河畔，由一家中文電台舉辦的野餐會上，我們結識了不少新朋友，其中有四位是來自北京不久的交換學生。李太太分發了冷飲和脆薯條之後，關心地問她們，過得慣不慣？對溫哥華的生活有什麼意見？其中一個人回答，溫哥華的「空氣」最清新，「街道」最乾淨；另一個人說她覺得這裡的吃、穿、用品應有盡有，生活非常舒適；有個人竟認為這裡的「公共廁所」最方便，不但都有冷熱水，和免費的衛生紙、抹手紙供應，有些講究的大樓裡，還不停地放出柔和的音樂，連抽水馬桶坐板旁，都裝了特別的紙圈機器，會自動推出「衛生坐墊」來蓋在廁所坐板上。另一個人立刻附和，她說：「對！對！對！我也見過這樣舒服的洗手間，真是太周到了……想起北京的「公共廁所」，收費的都不一定很乾淨，那些不收費的，簡直就沒法進去……」

關於「公共廁所」的話題一拉開，就有人湊熱鬧。李太太說前年她去北京，找了一家相當大的飯館吃飯。裡頭的服務小姐個個穿了漂亮的長裙制服，可是飯館裡竟沒有廁所，要方便得到外面的「公廁」去。害得她以後上館子，先要問有沒有「廁所」，才敢進去。我真奇怪，北京的大街小衚衕，公營、私辦的飯館、餐廳，和個體戶開的包餃舖、小吃店，多得不可勝數。沒有衛生設備，市政府怎麼會批准開設？而去吃東西的客人，又怎麼受得了呢？那位北京來的朋友說，北京人最能「忍」，幾十年來到現在，沒有分配到新房子的人，住在沒有衛生設備的老屋裡，除了用馬桶，就得靠「公廁」。住家都能「忍」，上館子又算得了甚麼呢。

電台裡一位主持輕鬆節目的播音員，怕野餐的氣氛受到影響，一面指著河畔的公廁說，那裡相當乾淨，大家不必「忍」，可以隨時去方便。同時，他提起溫哥華的「快餐店」、「炸雞店」等等，不但供應市民美味的食品，對於解決市民的「三急」，更是功不可沒。而且他還發現一些趣事，就是這般方便市民的「男廁」裡，十家就有九家都裝置著一高一低兩座「小便池」。它的目的當然是要高大的人用高座，低矮的人和小孩用低座。可是他卻常常發現高座空在那裡，而高大的人用低座的「小便池」，小孩則跟在後面等候。使他想起中國的「聰明人養貓」的故事，一個人養了大小兩隻貓，於是在門上開了大小兩個洞，方便大小兩隻貓出入，後來發現大小兩隻貓都喜歡穿過大洞，才知道小洞是多餘的。

有位朋友奇怪，溫哥華的「公共廁所」這麼方便，為什麼很多家規模相當大的超級市場，卻沒有設置「廁所」，一定要問市場的職工，才會指示你去用「職工專用」的廁所呢？這就要看超級市場老闆的眼光和算法了。他們以為節省了一塊做廁所的地方，就可以增加不少擺放貨品的面積。可是他們卻沒有算出，因無法解決「三急」而離去的顧客，實際上抵消了他們絞盡腦汁、挖空心思所招徠的顧客呢。

在以「公共廁所」為主題的野餐談笑中，那位主持節目的播音員對我說：「您老先生遊歷的地方不少，有沒有關於「公共廁所」的見聞，說給大家聽聽？我說加拿大對於「公共廁所」的設施，實在是世界上最先進的了，不但給需要的人儘量方

便，而且全部免費。東歐「公共廁所」設備較差，西歐則要收費。印度設備又差，又要收費。美國介乎收費和免費之間。俄羅斯比較特別，不供應抹手紙，洗手之後卻用電吹風吹乾。所供應的「廁紙」不是一捲捲的，而是切得很齊一疊疊的。最奇怪的地方是，「廁紙」分為粗細兩種，一同放在盒子裡。粗糙的有如砂紙，上面還黏著穀糠和麥殼。細緻的非常柔軟，和加拿大的「廁紙」差不多。我相信全世界不論什麼人種，都喜歡用柔軟細緻的「廁紙」，但經過三天仔細的觀察，發現那種粗糙的「廁紙」，消耗量並不比細緻的「廁紙」差。究竟那種粗糙的「廁紙」，用在什麼地方？怎樣用法？至今仍是百思不得其解。

正在對面草地上坐著吃烤雞腿的馬太太，比我更博學多聞，講起「公共廁所」來，不但絲絲入扣，而且娓娓動聽。她是九零年從香港來的，說香港的「公共廁所」並不多，一般人方便都借用餐廳和飯館的廁所，普通是免費的。但除了洗手的自來水之外，一切供應免談。而中上級的酒樓，廁所門口多半會坐一位毫無表情的中年婦人，那是專賣草紙管理廁所的「專員」，廁所裡乾不乾淨，有沒有氣味，就要看她忍受的程度來決定了。有些「專員」臉上也會露出笑容，她對誰一笑，就會拿一把長毛刷子在誰身上刷兩下，把一個小銀盤子遞到面前請她打賞。要是沒有反應，接著會遞上一個小毛巾讓她擦手。要是再沒有反應，接下來的這頓罵就難形容了。馬太太在九七回歸時，曾又回到香港探親。在一家大酒樓裡，就遇到一位初到香港的「高幹夫人」，正為了同樣情況，向酒樓經理投訴，要求嚴懲那個「專員」。經理誠惶誠恐地向高幹夫人再三賠罪，卻無法懲罰「洗手間的『專員』」。原來這個職位，是「專員」承包下來的終身職務，何況「專員」還是總經理的遠房長輩呢。酒樓經理最後拿出一張紅色的百元鈔票交給高幹夫人，告訴她一個懲罰「洗手間『專員』」的最好辦法，就是用這張鈔票扔在「專員」的臉上。

至於台灣的「公共廁所」，馬太太雖然認識不深，卻也頗有研究。那些「專題資料」都是她在一次環島旅遊中得到的。馬太太說台灣的繁榮雖然迅速，卻只屬於幾個大城市，很多地區還是保留著舊式的習俗。就以「公共廁所」來說，她就遇見三個公共場所，把一排男人的「小便池」，公開建在女廁所的門外。女人上廁所，一定要從「正在小便」的男人身旁經過，。她很奇怪台灣的「議員們」為什麼對「偷窺」別人上廁所的人嚴厲指責，而對這種日本遺留下來的「公開表演」視若無睹呢？此外，台灣的「公共廁所」，也有令人嘆為觀止的地方，當馬太太所乘的旅遊車，在彰化大佛前的停車場停下來時，四周的風景雖美，遊客卻都急急跑到路邊的一座美輪美奐的八角亭裡去。原來這是台灣觀光局精心設計的「公共廁所」，前門直通下面的女廁所，後門可達上層的男廁所。八角亭四周圍了一道三尺來高的矮牆，沿牆裡的一圈，可能是男子的尿廁，時常會有一個男人在矮牆後出現，露出上半身，像是要發表演說。時常會有很多男人在矮牆後陸續出現，一圈人都露出上半身，像是集體觀賞風景。只是時間太短，個個不過一兩分鐘，就輕鬆滿意地掉頭走出八角亭來了。

馬太太說到這裡突然打住，兩位正在喝汽水的朋友，同時笑得把汽水噴了一地，野餐會也轉成另外的節目了。

我從家鄉來---(31)莎孫夫人和性教育

近來「愛滋病」迅速蔓延，大部份是由「性」接觸所傳染。政府不在「性教育」上積極開導，只是在「防傳染」上消極躲避。本星期竟發表一項怪論。由政府向各中上學校提供「保險套」，利用自動販賣機向學生公開發售。這個措施一宣佈，不但使一般的教職員和家長震驚，同時也使學生們感到惶恐和不安。即使一些平時喜歡亂搞男女關係的同學，也覺得這樣明目張膽，小題大作的公開宣佈，使他們深受侮辱，大失顏面。不久前 U.B.C.大學學生舉行園遊會，就曾諷刺政府這種無聊的舉動，由三個學生坐在破板車上，向過路人撒發「保險套」，並且憤然演講說：當局大可以加強宣傳「濫交」傳染「愛滋病」的可怕，而不必公開發售「保險套」而鼓勵「濫交」。這就和不久前，當局爲了防止癮君子注射毒品時，因注射針傳染「愛滋病」，而大量免費供應消毒針筒一樣。

我們的朋友莎孫夫人，在溫哥華西區一間歷史悠久的中學，負責訓導工作兼管理醫務所。這間學校一向十分保守。三年前，莎孫夫人曾向校方建議，向學生灌輸正當的「性教育」知識，卻引起全校的震動。有位家長竟在醫務所的門上，貼出「莎孫夫人滾回中國去」的大字報。

莎孫夫人是中國人，原本叫做三孫太太。她的丈夫在家裡排行第三，由於兩位哥哥去世得早，大孫太太和二孫太太也都改嫁遠方。三孫太太移民到加拿大來，洋人鄰居就把三孫太太稱爲莎孫夫人了。她一向熱心於校方的公益活動，每年都爲學校籌募到不少捐款，因此深得校方的器重。她提出向學生灌輸正當「性教育」的建議，當時雖受到部份教師和家長的誤解，卻獲得校長和更多的家長支持。不久，很多學校聞風響應，通過議員反應到國會，使「性教育」變成了教科書的正式教材。

莎孫夫人所推行的正當性教育，對一般情竇初開，少不更事的中學男女的確獲益不淺。可是她自己的親姪女，不但誤解了性教育，反而使莎孫夫人受到意想不到的牽累。原來莎孫夫人有個哥哥在大陸，千方百計要把女兒送出國。莎孫夫人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接下這個擔子，把姪女接出來，安排在學校裡讀書。誰知這位姪女爲了想取得長期的居留，竟私下委身一個外國同學，並且沒有等到舉行婚禮，就雙雙私奔了。事後寫信告訴在大陸的父母，居然推說是受了莎孫夫人提倡性教育的影響，使莎孫夫人百口莫辯，終於兄妹失和。更糟糕的是，這位恩將仇報的親姪女，出走了一年多，終於遭受到外國同學的遺棄，抱著一個混血的孩子無處投奔，又回來了。莎孫夫人又氣又恨，可是她擔保姪女居留的責任未了，現在推也推不掉，只好啞忍。由於這一段不尋常的經歷，莎孫夫人感到，正當性教育的推行，對現在的中小學校，有更迫切的需要。

用學校裡的自動販賣機向學生公開發售「保險套」，對推行正當性教育是致命的打擊。校方和家長雖然堅決反對，卻又不能違背政府的規定。莎孫夫人終於想出一個美滿的善策。「保險套不公開發售，任何學生如果需要，可以到醫務所直接向莎孫夫人免費索取。」

我從家鄉來---(32)三百六十一行的狀元

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出狀元。今天我卻遇到三百六十一行的狀元，他從事的行業，是「深夜應急服務」。

提起「深夜應急服務」，就要從我的表親大甲說起。大甲在甘比街開了一家「婚禮供應服務公司」，供應婚紗、禮服、新娘化妝、攝影，以及有關婚禮的各項物品，生意相當繁忙。昨天午夜三點多鐘，我突然接到表親的電話，他剛剛得到警局通知，說他的店舖被人潛入偷竊，他不敢獨自回店查看，約我陪他一道前往。原來溫哥華任何店舖開設前，都要把店舖遇到意外時的緊急電話號碼，向警局登記。難怪警局一發現「婚禮供應服務公司」遭竊，表親也馬上知道了。

當我們抵達表親的店舖時，警察還在店中坐候，見我們來到，才交代一切離去。查點的結果，因為店裡沒有留下現款，只被偷去收銀機中少許準備做找贖的零錢。禮服物品則被翻得亂七八糟，部份須要重新乾洗。而婚禮時主人人員佩戴在胸前的名貴襟花，因製作精美，價值不貲，卻被全部偷去。除了財物之外，店舖最大的損失，是當街的陳列櫥窗，玻璃被打破一個大洞，竊賊就是從這裡爬進店舖去的。我們深感束手無策，想找塊木板來把破洞先擋一擋也辦不到，只有用膠紙把整張的舊報紙遮住全部櫥窗。

表親想起警察離去之前，曾提醒他，在電話黃頁簿上找家玻璃舖，派人前來修補玻璃。可是現在深夜近四點鐘，又有誰會接電話呢，不過先找好玻璃舖，等天亮再打電話也不要緊。當我翻開黃頁簿後，想不到竟有四家玻璃舖，都印著「二十四小時服務」的專用電話號碼。於是打給其中的一家，告訴他們被打破玻璃的情形，還量了玻璃大小的尺寸報過去。問他連工帶料大約要收多少錢？誰知對方已聽出我們都是華人，立刻用國語告訴表親，他的收費絕對公正，不會多，也不會少，如果我們買了房屋及物業保險，現在又有警察局證明的報失單，他會直接向保險公司收費，勸我們不必麻煩，再去找別家估價比較了。黃頁簿上的四家夜間緊急服務玻璃公司，有三家的電話號碼都是相同的。因為這三家的特約服務，都是由他一個人上門工作。

我們告訴他店舖的地址後，不到一刻鐘，他已經趕到了。原來這家服務公司，只是一輛中型貨車，材料工具一應俱全，又有手提電話，非常機動靈活。來到以後，立刻用熟練的手法，把櫥窗上整塊的破玻璃敲碎，把帶來的新玻璃截截剪剪，迅速裝在櫥窗上，連櫥窗裡被竊賊踹破的一塊夾板，和大門上拉壞了的門鎖，也一併修好，天亮六點鐘之前已經全部完工。表親的店舖，今天照常營業，一點也看不出曾經被竊的痕跡。

這位工作利落的專家，名叫阿輝，來自上海，不但工作迅速，而且健談。他以前沒有正式學過手藝，在上海只是個揀破爛的人。「揀破爛」說得文雅一點就是「收舊貨」。不論甚麼東西，只要他收來，壞的修好，舊的翻新，集了豐富的拆裝經

驗。六四之前，他到海船上工作，來到溫哥華就留了下來。最初在一家自來水潔具行打零工，因為勤奮負責，公司派他專門應付夜間的緊急服務，他也趁機學開車、學英文，以及裝配玻璃，修理水電等技術，自己開了這家「貨車緊急服務公司」，專揀別人不願幹的「夜間」服務。這種服務，不僅是裝配玻璃，還包括水電修理，門鎖更換，甚至夜間汽車意外救助，雪夜汽車緊急拖車等等。有一次，幾個青年男女深夜駕車出了事，找不到別人救援，幸而身上帶了他的卡片，而電請他去接載他們回家去呢。

目前各公司不容易找到深夜服務的熟練工人，加上工人在夜間工作的薪酬比白天貴一倍以上，很多公司乾脆在電話簿上，印了他的手提電話號碼，委託他代理服務，使他成為「服務中的服務，專家裡的專家。」

由於阿輝的工作都在深夜，他常發現一些宵小鼠輩的夜間罪惡，而暗中報警，使警方得以迅速破案。在一次警方的頒獎會上，有位警官幽默的說，卓別林拍的影片，有一次飾演一個賣玻璃的人，僱用一個孩子用石頭把人家的玻璃窗打破，他接著就去兜生意……使觀眾看了捧腹大笑。現在阿輝先生的深夜服務，不但沒有趁機找生意，反而協助警方拘捕罪犯，真是令人肅然起敬。不錯，阿輝是個善良守法的中國僑民。他的聰明和機智，代表著中國人的刻苦和勇敢，不但適應了人地生疏的種種環境，還默默地孤獨地，為廣大市民意外所發生的緊急需要而服務呢。

我從家鄉來---(33)殷勤的醫療服務

趙不滿天生的怪脾氣，大概是名字起錯了，對一切的事務都不滿意。前幾年，他一家人從香港移民來到加拿大，見了我還沒有寒暄一句，就埋怨溫哥華沒有涼茶舖，害得他水土不服，只好去看醫生。接著又指摘這裡的醫藥保險太豈有此理，移民到達後三個月才開始生效。看病時醫生更不像香港的醫生那樣負責，肯為病人立刻打針配藥，只是開了藥方，叫病人自己到藥房去買。而藥房收費又是那麼驚人，一元幾角的藥，卻要加上好幾塊錢的配藥費，若是同時買三四種藥，可能一次就是幾十元……這一連串的牢騷，趙不滿越說越不滿，尤其是他帶著兒子到醫務所去看病時，掛號處的小姐卻說，他應該事前先打電話來，約定看病的時間，現在只好請他們明天下午一點半鐘再來。或者可以等到今天的門診全部完畢後，醫生才有時間為他的兒子診治。幸而當天看門診的病人不太多，等不了多久，他的兒子就得到了診治。

如今趙不滿在溫哥華已經住滿三年了，並且取得了公民的資格。對於加拿大生活方面應對的方式，如申請、談話、查詢、買賣、生意等等都要事前約定時間，他已完全習慣了。不但習慣了這些，就是探望親友、飲茶吃飯，也必定先打電話約定了才去。

上星期日，趙不滿約我飲咖啡，他非常後悔往日所發的牢騷，他說，他的名字叫「不滿」，過去對加拿大新環境的事務樣樣都不滿。如今他已經適應了新環境，不但滿意目前的新生活，而且這種生活使他深深地感動。就拿醫療服務來說吧，近來醫院和醫生對他的照料和關懷，真有受寵若驚之感。

首先是他曾拔過牙齒的牙科診所打電話來提醒他，他和家人的牙齒，到了該清洗和檢查的時候了；接著他的太太因輕微的糖尿和高血壓徵狀，由家庭醫生指定去驗血、驗尿、測心電圖等。在檢驗期間，醫務所和化驗所，一個電話接著一個電話地打來，告訴她檢驗前該注意些什麼事項。檢驗完畢，確定她患了糖尿病，家庭醫生立刻安排她，到糖尿疾病研究中心去，由專科醫生指導，做嚴密的診治。在研究中心，從各家庭醫生介紹來的糖尿病患十餘人，集體聽講，共同觀摩。一連五天，醫生的規定，護士小姐的吩咐，又嚴厲，又親切，使趙不滿和太太，如同渡假旅遊，忘記了正在療病。

回想在香港住了幾十年，遇到大小病痛，不是苦著臉到醫院去排隊求治，就是買些成藥自己在家裡捱日子，想向醫生問問清楚，卻得不到任何「中肯」的答覆。好容易排隊輪到了「初診」，又擔心次日輪不到「覆診」。而現在，醫院裡卻按時打電話來「請」你去看病。遇到你有事務纏身，或是要去渡假旅行，立刻又與你洽商，另約一天，務求能快快治好你的病。這樣的醫院，這樣的醫生，趙不滿實在是「太」滿意了。

我從家鄉來---(34)朱家的悲劇

朱家的兒子朱可喜，結婚到現在，只不過九個月，竟然走上法庭，辦理離婚了。雖然幾個老朋友在喝結婚喜酒時，都有預感，覺得這件婚事不太美滿，恐怕不會維持長久，但想不到竟會這麼快就分手。

原來朱家的新娘，雖然是以結婚的名義申請移民，但她的目的並不是「結婚」，只是為了要「移民」而已。等到結婚典禮舉行過了，移民的申請也獲得批准之後，就借故離家出外。害得朱可喜每天都打電話給我們，問他的妻子有沒有來過？有時直到深夜，還到處向親友尋查妻子的下落。

不久，朱家的疑慮就澄清了，他們發現新娘沒有來到加拿大以前，在大陸時已經有了愛人。由於她的愛人已經自費來到加拿大讀書，她竟不惜用「結婚移民」的辦法也來到加拿大。現在一切都順利解決了，她也取得了移民的資格，所以立刻就要與可喜離婚。打算住滿三年，入了籍取得「公民」資格後，再用「結婚」的辦法，使她的愛人也成為加拿大的正式公民。目前，她每天借故出外，也不過是與以前的愛人雙宿雙飛而已。

朱老太太現在總算弄明白了，兒媳並不是要討公婆的歡心，一過門就懷了孕。而是在婚前，已經和原來的愛人發生了超友誼的關係，這次和朱可喜舉行婚禮時，她已經懷孕三個多月了。

朱可喜如今真正感到可悲啦，花了不少錢，千挑萬揀，找到這樣一個妻子，原來竟是幫妻子和她的男友，鋪了一條「移民」的大道。他的妻子為了儘快脫離這個家庭，也沒有要求絲毫贍養費，算得上「可悲」中的「可喜」，「不幸」中之「大幸」呢。

我從家鄉來---(35)意外中的意外

趙珞秋來到加拿大已經二十年了，常常幫助新移民解決適應新環境的問題，如補習英文、買賣房屋、申請入籍等等，非常熱心。他喜歡自稱老僑，常常當眾說：「我趙老僑怎樣怎樣，你們新僑又怎樣怎樣……」以致大家照樣叫他趙老僑叫順了嘴，反而把他的原名趙珞秋漸漸淡忘了。

趙老僑對於加拿大的一般法律都很熟悉。尤其是辦什麼事，應該注意什麼規則。新移民要買車，他可以帶你一家家去看，直到買妥。然後帶你去學車、考牌。有些人駕車時，違犯了交通規則，因而被抄牌，甚至發生意外，出了車禍，他也義不容辭的挺身而出，帶著他們辦理申報，請求賠償。因此每天清晨到茶樓飲茶，往往會遇到老僑，在為新來的朋友們解紓困境。

今早我要清靜地想一點事，沒有去飲茶，轉到一間越南小食店去坐，不料卻遇到老僑獨自在座。他勸我試試越南的過濾式濃咖啡。一面告訴我，他的座車昨天被人撞凹了一塊，真是栽了個大跟頭。平時他指導別人怎樣報案，怎樣索賠，而這次他自己卻無法報案，也不能索賠了。這真是奇文，我問他是否他的車被撞時，他不在場，事後又找不到証人？他說車被撞時他在場，而且坐在車裡，可是卻無法令對方交出保險單來記錄，最後連對方的車牌號數也沒有抄下來，就眼睜睜的讓對方開車走了。我知道這件事的確是太意外，對方一定是個非常漂亮的女孩子，使老僑意亂心迷，不忍抄牌。當然遇到這種事損失事小，萬一被老僑夫人知道可不得了。誰知老僑卻說出事時，他的太太正坐在他的身旁，眼看著汽車被撞，一向最有主意的太太，竟也手足無措的揮手叫對方快走。事後看看被撞的這一塊車身，也要不少錢來修補，卻已後悔莫及了。

原來趙老僑汽車被撞的時候，夫婦倆正要到超級市場去買東西，汽車在停車場停好後，正準備下車，前面右手的車位，有一輛後面車斗裡裝了樹枝雜物的中型貨車，正在倒車進入車位，它進入車位太深，尾部已經過了車位線一呎多，而又因它倒車的方向不正，車尾竟向老僑的車頭右邊斜插過來，老僑夫婦驚叫也來不及了，車頭右邊被插凹了一大塊。

當我太太上前，要對方來看看時，」老僑對我說：「對方的司機原來是個印度人，噤哩咕嚕講的話全聽不懂。竟跪下一面膜拜一面爬過來，伸手抓我太太的腳。太太嚇得往我身後躲，那印度人又爬到我的面前，竟俯下頭來吻我的腳，吻了我的腳，又去吻我太太的腳。天哪！我們活了這麼大的年紀，可以說是風裡飄過，浪裡滾過，卻從來沒有被別人這樣吻過腳，回想海峽兩岸三地，大大小小各機構的首長，就算尊貴無比，超人一等，也沒有那一位得到過被人伏俯吻足的殊榮。我們簡直嚇呆了，當這位可憐的闖禍人再度要爬過來時，我們只有縮腳揮手，叫他快快離開。而被撞凹的這一塊，也只好自己負責了。」

老僑想不透，這位闖禍的人也買了汽車保險，又何必怕得要吻人的腳呢？我猜這人大概是沒有身份的偷渡客，他最怕的是被人追查他的身份呢。

我從家鄉來---(36)自助洗衣店

溫哥華實在太小了，我因家裡的乾衣機發生故障，拿了一袋髒衣服，到京士威的一家自助洗衣店去洗。想不到洗衣店的老闆，竟是我住九龍時的好朋友老李，他最初移民到巴西，再從巴西申請移民加拿大，所以沒有和我們聯絡，今天居然這樣與我重逢了。

為了大家都有聊不完的閒天，我也懶得快快修好乾衣機，乾脆借著洗衣服的理由，常到老李的店裡混日子。不久，發現這是個安全投資，求生活的捷徑。如果新移民英文說不好，又想在加拿大投資，最輕而易舉的，就是開間自助洗衣店。除了必須的幾部洗衣機和乾衣機外，只要兩三張大檯子，幾把椅子，加上一疊盛裝衣服的大塑膠筐子就行了。若要全部置辦新機器，大約六七萬元，若是買現成的生意，則要看出讓洗衣店所開設的地點、和其中的設備，大約兩三萬，最多四五萬也就夠了。平時管理非常簡便，可以說無須經驗。因為自助洗衣店，完全由顧客自己動手，只要每次放入幾個兩角五分的硬幣就行了。店員最主要的工作，就是準備大量的兩角五分硬幣，隨時為顧客找換。因此這種生意可以說完完全全是不拖不欠的現金生意。連平時做買賣該向顧客收的省稅和貨品服務稅，也不必一點一滴的去計算，只要每月結賬時，憑著良心報繳就行了。老李主持這家洗衣店勝任愉快，上星期又在空出的牆角，增加了兩台電子遊戲機，估計每週可以額外收入三百元，現在正考慮兼賣彩票、還是劃出一角來供應咖啡和飲品，總之這都是生財之道，有利可圖的。

洗衣店的管理這麼簡單，老李卻在牆上貼出各種洗衣規則來。什麼代洗衣服，按照機器操作一次計算，超過一次面議。原來顧客常常沒有時間在旁等待，就委託老李代洗，事後再付合理的代價。這本來是雙方都方便的好辦法，可是有一次，老李代洗了一個棉質枕套內裝蘆花的枕頭。洗完之後，經過十多次乾衣機烘烤，還是不能乾。有了這次經驗，老李再也不代洗棉織品或枕頭了。另外的規則：「衣服縮小、變色，由貴客自理，本店恕不負責」。這也是常遇到的麻煩。還有些愛貪便宜的客人，洗衣時放入不足的硬幣，或用假冒硬幣的塑膠片，使機器操作失靈，事後又要求賠償，更換機器來洗。老李就得當面打開硬幣盒子查看，發現客人耍的花槍後，首先要把客人洗的衣服撈起來，裝入塑膠袋，然後警告這個客人要他賠償機器，一面打電話假裝報警，客人多半會搶著把那塑膠袋拿起來逃跑的。

自助洗衣店裡的工作，大致上都是輕鬆有趣的。有些小器的人洗衣服，往往把機器裡塞得滿滿的，希望一次多洗些衣服節省金錢。卻不知道衣服塞得太多，就沒有空間暢快的搓洗，結果是洗了等於沒洗，裡面放的洗衣粉，也是沖了等於沒沖。只有付出的硬幣，才是真正的付出了。

老李移民以前是研究社會關係的，我問他開洗衣店後不後悔。老李說為什麼要後悔呢？如果他沒有開洗衣店，就不知道印尼人的紗籠有多寬、錫克人的包頭布有多長、蘇格蘭裙裡是甚麼樣、印度人的綢褲，褲腳剛剛包住小腿，褲腰卻足夠四個人一同穿。這種多元文化最難公開的秘密，只有洗衣店研究起來最方便，同時還是「收費」的呢。

我從家鄉來---(37)發燒友傳奇

我打算從頭開始，繼續移民前從事了三十年的「影視編導」工作，攝製一套不限集數的電視連續劇。用我蒐集來的「聽聞故事」做題材，專門描述來自台灣、香港、我國大陸、以及來自其他海外各地的僑胞，在加拿大所遭遇的種種事件。每週播出一集，或每天播出一集，每一集本身是一個獨立的單元劇，合起來又是一部巨型的大劇集。這個節目，我相信會深受觀眾歡迎，得到國人喜愛的。

我寫好了前五集電視劇的劇本，分別到兩家中文電視台去請求審查。並向電視台探詢，願買我攝製好的節目播映？還是他們自行來攝製，只買我的劇本？想不到兩家中文電視台都是同樣的答覆。他們極歡迎這個節目，但希望我這個「發燒友」免費供給他們播放。他們不知道我向他們兜售節目，就是在找工作求職。反而以為我有錢自製節目，只是想出風頭，找機會來播放「過癮」哩。因為兩天之後，就有一家中文電視台打電話來向我約談，說他們得知我將會製作一個大的電視節目，希望我租用他們的場地和設備，保證收費最低，服務最佳……這麼敏捷的拉生意電話，真叫我啼笑皆非，我一肚子學問，卻找不出一句合適的「諺語」來回敬他……

電視節目拍不成，我又不甘心把多年來，點點滴滴蒐集來的資料付之流水，於是改成短文投入報刊，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，在各報紙雜誌上分別刊載出來了。有一天看見香港出版的一份大報，在「美加版面」上刊登了一則「徵文啟事」。於是向這個大報，連續投了六篇稿。「幸運地」六篇文章很快都刊登出來了，「不幸地」很久都收不到稿費。我到報社去打聽，總編輯奇怪地問我：「還要稿費嗎」？原來他跟中文電視台的老闆一樣，把我當做「發燒友」，以為我刊登文章，不在乎有沒有稿費，說不定還會謝謝他給我這麼多次在報紙上露臉「過癮」的機會呢。

回到家裡，再看看那段「徵文啟事」，發現其中有一條寫著：「不得一稿兩投」，既然有這麼一條，就應該有另一條：「一經刊載，稿酬從豐」。可是看來看去，不但「稿酬從豐」找不到，就是「略致薄酬」幾個字也沒有，難怪總編輯可以理直氣壯地問我：「還要稿費嗎」？但是我有一點不懂，「刊登出來的文章不付稿費，投稿人若將這篇文章另找出路，算不算是一稿兩投呢」？如果因此而發生了「知識產權的專利」問題時，是由「第一刊登文稿而不付稿費的公司負責」？或是由「第二刊登文稿而付了稿費的公司負責」？還是由「投稿人自己負責」呢？這實在是所有靠「爬格子」為生活的人所關心的。

「發燒友」這個稱呼是香港人發起的。距今約二三十年，香港的「影視業」正處於低潮，而唱流行歌曲的「歌壇」卻一枝獨秀。由於受了美國流行歌曲演唱會的影響，一般做「歌手」的，不在「嗓音和技巧」上努力，反而去學習「大膽和浪勁」。在演唱會上，誰能扭腰擺臀、拋媚眼、搜抱女歌迷親吻的，誰就受觀眾歡呼叫好。台上瘋狂，台下更瘋狂。加上唱片公司以「金曲排名」做號召，日日選點，天天公佈。一旦成為「歌手」，不僅財源滾滾，影視拍片合約也隨之而來，簡直是「一步登天」了。引誘得青年男女拋棄書本，離開學校，自組樂隊，勤習唱歌。拼

命拉關係獻身「晚會」，到處求門路晉身「歌壇」。他們常常向唱片公司請求「試唱」，表示自己愛唱歌愛得「發狂」，愛得「發燒」，只要給予灌唱片的機會，不要任何酬勞。這「發燒友」的稱呼就是這樣產生的。想不到現在不但在歌唱界和演藝界大為流行，連「製片」、「徵稿」、以及其他很多行業也跟進採用了。

攝製電視劇難，向報章投稿也不容易，好在往日我蒐集的資料豐富，故事新鮮，而生活在「美」「加」的僑胞，所遭逢的奇談怪事，又多不勝數。我現在做「自行出版」的「發燒友」，就不會有什麼煩惱啦。

我從家鄉來---(38)老伴特技

張老師從前在香港是有車階級，卻常對著我這個擠巴士的老同事發牢騷。說他千辛萬苦考到車牌，本來是為了上課方便，想不到買了汽車之後，太太竟一步路都不肯走，把他當成全職的「義務司機」了。去年暑假，張老師全家移民來溫哥華，還沒有買好房子，就鼓勵太太學開汽車。如今兩夫妻都平等了，互相做「義務司機」。可是張老師卻又後悔起來，常常一個人自怨自艾，責備自己太不知足，從前做太太的「司機」多麼幸福，卻偏要讓太太學開汽車，真是糊塗透頂了……

我們這幾個老朋友，都以為張師母駕駛技術較差，害得張老師提心吊膽，而後悔讓太太學開車。誰知過了不久，張師母因患風濕關節炎，遵醫生囑咐暫停駕車。張老師卻更加唉聲嘆氣，牢騷滿腹了。原來並不是張師母駕駛技術不精，而是自從張師母懂得「開車」之後，就發現張老師駕車時有很多毛病，嚴格地說有很多「違規」的動作，她會隨時隨地給他指出來，張老師怎麼受得了？「想當初你考得駕駛執照後，我是以丈夫兼駕車師傅的資格，坐在你旁邊指導你開車的，現在竟挑剔我樣樣「違規」，這像話麼？再者你的個性坦白直爽，常常當著朋友的面指責我，已經令人難堪了，而你指責之後，還要朋友給你評理，這也太過份了吧」。同時，張老師對我們說，他是個很要面子的人。為了息事寧人，每當師母指責他時，他儘量不說話，不回嘴，保持緘默。誰知師母以為他理虧認錯，反而越罵越來勁，真令他異常煩惱。

王老闆認為張老師不應當對師母太軟弱，他說：「錯了可以解釋，若是沒有錯也應該據理力爭呀」。張老師連連嘆氣，他何嘗不想說說清楚呢，昨天一上車，只為了他把電台的唱歌節目關掉，改聽新聞，師母就從汽車開出車房的時候罵起，一直罵到繞了整個士丹尼公園一圈還沒有罵完，他怎樣去據理力爭呢？這實在是個難題，我們幾位老朋友都無法幫張老師的忙，替他分憂。最後還是我想出一個辦法，來一個「消極抵抗」，化戾氣為祥和。就是請張老師發揮他的想像力，把師母幻想成一隻美麗的小鸚鵡，更把她罵個不停的「冷嘲熱諷」，全部幻想成「甜言蜜語」，這樣張老師不但不再煩惱，反而會越挨罵越愛聽呢。

半個多月沒有見到張老師了，不知道他的想像力發揮得如何。昨天我陪老伴到聖·喬山醫院做例行檢查，卻在醫院裡遇到張老師。原來他奉了師母之命，來請歐陽醫師為他的「精神恍惚」做心理治療。歐陽醫師這位年輕美麗的專科小姐，在僑界十分有名。她常常要求病人在日常生活上遵從她的指導，而不要把她話當作「耳邊風」。張老師偷偷告訴我，他那裡需要什麼心理治療？現在他接受長期的專科診治，只是他愛聽「耳邊風」，而實在不喜歡那種幻想出來的「甜言蜜語」而已。

張老師又交給我一卷錄音帶，上面寫著「老伴特技」節目，說是張師母的一次「甜言蜜語」，被他偷偷錄下來了。請我先聽一聽，是否可以交給專科醫師，做為給他「心理治療」的參考。我回到家裡，一面聽，一面請「我的」老伴幫忙計算。天哪！這一段「偷錄的特技」竟長達二十二分半鐘，共計一百四十七句。從汽車的

暖氣不足，冷得她發抖開始，一直數落到前幾次她責備張老師開車時東張西望，不注意紅燈。又指責他從來不注意路旁的熟人，竟不肯把車開慢一點，讓她和熟人打個招呼。接著張師母的話又回到車裡來，怪車裡的暖氣太熱了。突然之間，車上的暖氣太熱又轉到家裡也太熱，怪張老師總是和她做對，她越怕熱，張老師就越忘記開窗子，她怕冷時，他又把窗子統統打開。這樣越扯越遠，竟提起上星期張老師接到一個女孩子推銷健康食品的電話，居然問長問短捨不得把電話掛斷……

這麼長不必加以思考，就一句接一句的講話，實在令人肅然起敬。而很多毫不相關的事件，能夠那麼自然地拉在一起，更是不可思議。我不禁感慨的說，張師母這一段打破世界紀錄的「老伴特技」，應該有資格登載上「金氏紀錄大全」了。不料「我的老伴」哈哈一笑說：「這算得了什麼，像這樣的「特技」，個個女人都會，我說起來可以比這一段長兩倍哩」。

我從家鄉來---(39)享受了醫藥保險

這裡的「醫藥保險」是世界公認最完美的，我們每年的保費要七百多元，一到五月初，醫藥保險費的通知書寄到家裡來，我們就照單繳費，卻從來沒有生過任何病。而移民到加拿大還不到半年的老蔡，就因胃出血住了兩次醫院，眼看著我們二老這麼健康，吃甚麼都津津有味，而且生冷不忌，真是萬分羨慕。老伴的想法卻不相同，她說：「健康有什麼值得羨慕的？一想起這三年來白白繳出去的醫藥保險費，就讓人心疼，兩千多塊錢吶，簡直是扔進水裡去了」。看樣子她似乎沒享受到這保險的權益，太吃虧了，很想我們生場病才能甘心。誰知道話說了不久，就有機會，填補了她心中的遺憾。

首先患病的是我。由於春天來臨，我們老早就計劃好，要種一些蔬菜，於是闢了花園一角做為菜圃。那地方土質好，陽光足，唯一的缺點是，要移開一塊約一方碼左右的大石頭。我打算往後移五呎到角落邊，一方面空出地方來種菜，另一方面也增加花園的美觀。想不到計劃雖然完美，卻沒有人來相助。兒子聽說要他來幫忙挖土，突然間對寫字樓的工作勤奮起來，一大早就去上班，天不黑決不離開辦公室。媳婦也突然患上古怪的毛病，在客廳裡看電視的時候，有說有笑的。可是一走進花園裡機，就頭也疼了，肚子也疼了。只有三歲多的孫兒熱心跑來幫忙，不過它是越幫越忙，我要移開大石，首先要將坐在大石上的孫兒移開，才能工作。不得已，只好叫老伴把孫兒帶走，我還是獨自設法移開這以噸重計的大石頭。

我把全部有關園藝及土木工程的學問都搬出來，居然想出一個搬動大石頭的辦法。就是在大石前方挖一個大坑，然後用木槓在大石後使勁地撬，讓大石滾進坑裡，這樣就移動了一尺半。原來「撬動」比「移動」省力得多，有了這個發明，使我興奮得忘了勞苦，連午飯也不吃，直到大石頭滾到理想的地點為止。而我也因用力過度，而感到渾身不舒服，只想洗一個澡，好好睡一覺。誰知竟突然暈倒在澡盆裡。

事後，家庭醫生為我診治，說我沒有病，只是因為餓著肚子做過分的勞動，使血糖突然下降，就會暈倒。若是當時吃了飯，或是吃下一塊糖，就沒事了。經過這一次看病，我們總算是給「醫藥保險」開了張。可是老伴聽醫生說我沒有病，既然不須打針，也沒有開藥方，總覺得這次診治欠缺了一點什麼。幸而醫生見我們初次來醫務所，身體情況還沒任何紀錄，便建議我們做一次全身澈底的大檢查。還安排我們到大醫院和化驗所去照X光、驗大小便、做心電圖、驗血、超音波掃描等等。

全身大檢查時，遇到一位從星加坡來的遊客，不知道生了什麼毛病，也和我們一樣，要做一次全身澈底的大檢查。他的賬單讓老伴嚇了一跳，原來每一項檢驗的收費，竟然那麼高。我們還沒有生什麼大毛病，光是這些檢驗，就把我們今年的「醫藥保險」用去那麼多。老伴又感到說不出來的歉疚。

除了身體檢驗的費用那麼高之外，檢驗的每一項，都那麼仔細，那麼徹底。使我們對目前的健康，增加了無比的信心。只是「檢驗」比平時一般的「看病」可怕得多。尤其是「驗血」，不論檢驗心臟、血壓、糖尿、以及很多其他的毛病，都要先「驗血」。「驗血」的前一天晚上，就不准吃東西，餓著肚子倒不要緊，想不到抽起血來，一筒又一筒，竟一連抽了五筒。害得我們心裡直發毛，相信沒病的人這麼抽法，也會生「貧血病」。當老伴和我正在商量，要吃多少補品才能把這麼多的血補回來時，明天接著驗肝臟、腎臟的通知又送過來了。唉！看起來這「血」還有得抽呢。

我從家鄉來---(40)道地的中國北方小館

俗話說「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就怕廣東人講官話。」我在香港住了卅多年，雖然廣東人很難講得出流利的「京片子」，但說起「普通話」來，也可以聽得懂，絕不會聽起來可怕。最近我所住的「合作社屋村」，搬進來一位新鄰居麥肯尼。他是美國人，曾以文化交流派往北京工作，在一所專科學校教外語。一年下來，學生學英語的「進度」不大，他從學生嘴裡學會的中國普通話「進度」卻不小。儘管他說他的學生都讚美他，「普通話」比廣東人講得好，但我卻有「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就怕麥肯尼講中國的普通話」之感。

麥肯尼的「中國普通話」是跟「道地的」北京學生學的。什麼「瓶兒、罐兒、雞子兒(蛋) 畫畫兒」，還有「……你家的炒豆香噴噴兒的、他家的泡菜酸溜溜兒的……」很有「京片子」的味道。但是「普通話」的「四聲和輕重音」他就「道地」不了，怎樣聽都是「美式中國話」。譬如中國人說「漂亮」，重音在「漂」字上，他卻把重音放在「亮」字上。此外他習慣了「美式倒樁句」，把中國話顛倒來說，你能不害怕嗎？麥肯尼熱愛中國，一說起中國話來，就一句接一句，沒有個完。還要不停地問，「我講的北京話，道地不道地？」我只好說「道地還道地，只是需要重新再排列一下」。

這位老外，心地耿直，愛中國愛到家了。平時不喜歡吃西餐，反而常吃饅頭和炸醬麵。他在家裡也不穿睡袍，卻穿著一身從北京帶回來的密鈕扣短打，外帶一個瓜皮小帽。一看見住在對門的我們是中國華僑，說的又是國語。就像「他鄉遇故知」一樣，還沒等新搬來的傢俱擺好，就拉著太太過來拜訪。老伴見他們廚房都沒有安頓好，留他們吃晚飯，麥肯尼不但不推辭，更堅持今晚由他夫婦倆掌廚。其實他倒不是客氣，而是要向我們露一手，他們會作「中國北方」的麵點。

老伴很欣賞麥肯尼夫人的蔥油餅，認為很多家餐館的蔥油餅都沒有這麼好吃。麥肯尼就讚美太太會做很多「道地」的北方麵點。包子、餃子、大滷麵、餛飩餅、火燒、驢打滾。並且鄭重地說，他們辭退了北京的工作，搬到溫哥華來定居，除了應聘在一家電視台主持介紹「道地的中國北方麵點」節目外，他還要開一家「道地的中國北方小館」。一方面配合電視台的節目播演，另一方面有電視台幫他宣傳，相信一定會賺大錢。希望我們能協助他，作他的顧問。

「道地的中國北方小館」，一定要有「道地的中國北方情調」。麥肯尼拿出一些我國清末民初裝束的電視劇錄影帶和圖片做參考，要我幫他設計「北方小館」的店主、跑堂、廚子該穿什麼服裝，做什麼打扮？我認為除了男人不准留辮子外，都可以照圖片穿戴。麥肯尼又要我回憶，想想「北方小館」裡，還有些什麼特色？我想起家鄉的小飯館，似乎都有一個大灶在馬路邊，上面五六層大籠屉，熱氣騰騰地蒸著包子。飯館的牆上，免不了貼著介紹食品的「紅紙招貼」，另外還有警告顧客留意財物的「紅紙招貼」。這些回憶引起麥肯尼極大的興趣，他要的就是這些「道地」北方味兒的特色。遺憾的是麥肯尼雖然會講「道地」的中國話，卻不認得中國

字。他只有再三拜託我，請我設法找出這些「紅紙招貼」是什麼字？更請我幫他把字寫出來。

經過半個月的籌備，麥肯尼的「北方小館」已經大致就緒，等待開張了。那些「紅紙招貼」經過我搜遍枯腸，翻爛掌故資料，再加上台灣老友來信指教，總算不辱使命，交出「道地」的八句真言。其中四句「介紹食品」的是：

麵飯包餃 一應俱全 諸君光顧 無任歡迎

另四句「警告顧客」的是：

銀錢要件 各自撿點 倘有遺失 與店無涉

我怕麥肯尼對中國文字發生困難，還特地買了兩張紅紙以及毛筆、墨汁。每張四句，先行寫好等他來拿，誰知他來到一見，就大讚「道地」，又搖頭說「不行」。原來他覺得這兩張紅紙太小啦，貼在牆上更顯得牆上太空。我當時就幫他解決了這個難題，把四句分開，紅紙裁成四條，每條一句。八句字條每隔三尺貼一條。這樣就把整幅牆填滿了。在麥肯尼不停地豎大拇指讚賞之下，我還擔心他把中國字貼倒了，又把他叫回來，特地用鉛筆在每一句的第一個字旁，輕輕地劃一個小圈，才放心讓他拿去貼。

「道地的中國北方小館」，開張那一天的確熱鬧，來捧場的都是老外。有的一進大門就欣賞「掌櫃的」麥肯尼穿長袍馬褂戴瓜皮帽，和「大掌廚」麥夫人穿中裝親手拉麵條的兩幅肖像，有的則架起廣角鏡照相機正在拍攝牆上貼著的「八句紅字條」。我仔細一看，不由得抽了一口冷氣。麥肯尼過來拍拍我的肩膀，「怎麼樣？胡老爹，我這個北方小館，中國情調，道地不道地」？我說「道地還道地，只是需要重新再排列一下」。他把八句紅字條，全都貼亂了。現在變成：「介紹食品」的是：

銀錢要件 一應俱全 麵飯包餃 各自撿點

另四句「警告顧客」的是：

諸君光顧 與店無涉 倘有遺失 無任歡迎了。

我從家鄉來---(41)童工值得鼓勵嗎？

從我家到路口，不到十戶人家，就有兩個華人的孩子自食其力，賺零用錢。他們把社區內一大半住戶所訂的報紙，每天準時送到各訂戶家裡去。這兩個華人孩子，男的叫王狄克，十一歲，送報紙的時候，騎腳踏車，訂戶都在社區較遠的人家。而女孩十歲，叫愛眉劉，用手拖的沙灘車，把報紙送到附近的六條街道，不超過兩個街口的人家。她是王狄克的同校同學，她的訂戶也是王狄克分給她，並且帶著她開始做的。這兩個孩子，每天上學之前，就到隔鄰街口報社所設的木箱中取出報紙，分頭派送。下午放學後，再把晚報派送給訂戶，風雨無阻，深得訂戶們的信任和讚許。

在他倆辛勤的努力之下，愛眉劉一個月可以得到近百元的酬金，而王狄克則有百餘元的收益。不但零用錢不再向父母索取了，更由勞動中知道賺錢不容易，而更珍惜不捨得亂用了。據愛眉劉的母親說，她贊成女兒去送報紙，不但是為了她能賺到零用錢，最主要的是她更學會了對人謙虛和責任感。王狄克的父親也說，以往他的孩子上中文學校，老師所講解的四維八德，他不能十分理解，自從開始送報紙之後，漸漸地他明白了中國舊道德的重要，中文學校老師所講解的青年守則，他也一聽就懂了。

派送報紙是加拿大政府認可的唯一孩童可做的工作，以往都是白人孩子擔任。自從教育制度改變，兒童不再回家做課外作業之後，孩子們利用課餘作工賺錢的越來越多，可是政府對童工的限制極嚴，最後，仍然只有派送報紙或廣告比較適合兒童來做。漸漸地電視廣播普遍推廣，暴力節目對孩子的吸引頗大，加上電腦遊戲機的發明，更使孩子們如癡如醉，很多辛勤派送報紙賺來的零用錢，都餵進電腦遊戲機裡去了，甚至於有些孩子因為沉迷於電腦遊戲機，而耽誤了派送報紙，報社很自然的就把派送報紙的工作，轉到一向奉公守法負責任的華人孩子身上來。

除了派送報紙之外，很多孩子在家裡做些洒掃、洗車、抹玻璃的工作，向父母收取酬勞。更有些孩子到四周鄰居的家裡要求代為洗車、抹窗、或是油漆戶外欄柵等工作，報酬雖不多，工作卻頗為認真，除了比較浪費物料之外，成績卻不下於一般成年人。這些工作都能培養孩子們的禮貌和責任感，更使他們減少了無事閒蕩，和沉迷無聊嬉戲的機會，是很值得鼓勵的。

有些商店為了招徠客人，常常僱用孩子，穿上滑稽的卡通動物外衣和頭套，在商店外的街道邊做種種動作吸引顧客。有一個十一歲一向最頑皮的陳壯壯，和與他同年的同學李若飛，兩個人見到一間熱狗店招僱看門人的街招，一同前去報名應徵，原來這個「看門」的職務，必須穿上一套大笨熊的外衣和頭套，在門外不停地翻筋斗，每小時十元。兩位小朋友初次求職，不敢離家太久，要求每人表演半小時，共同來賺這十塊錢。想不到連續半小時的翻滾，不但汗流浹背，襯衫可以擰出水來，陳壯壯馬上變成了陳軟軟，李若飛非但筋斗翻得不像飛，還差四分鐘就在熱狗店門口靠著牆邊睡著了。這種簡易的兒童工作，你說還值得鼓勵嗎？

我從家鄉來---(42)民以食為天

老伴在中文學校教書，出了個題目「最喜歡的人」叫學生作文。一個學生寫道「我喜歡爸爸，我爸爸喜歡安曼夫人，安曼夫人過年的時候，給爸爸很多特別的錢……」安曼夫人是我們最好的朋友，老伴見了作文大吃一驚，扣留下來不敢聲張，問我怎麼辦？我認為安曼夫人個性朗爽，我向來又不喜歡對人猜疑，乾脆把作文交給安曼夫人看。老伴才知道，學生的作文寫得非常真實，只是不夠細膩完整罷了。原來學生的爸爸在某大餐館任職「侍者」，而向來出手大方的安曼夫人，逢年過節除了小賤慷慨外，對服務殷勤的「侍者」，還給一個「大紅包」。這才是學生作文的實情。

安曼夫人的闊綽手法，雖然常令其他食客側目，但也的確得到一些額外的服務。例如侍者暗中會通知她：「今天的龍蝦價廉物美」；「今天不要點石斑魚，來貨太少，時價偏高」等等。甚至於安曼夫人餐飲時所獲得的減免優待，也常常會比其他食客為多呢。

安曼夫人可算得上道道地地的美食專家，每週和我們相聚時，首先拿出一疊從報端剪下的餐館廣告，問我們：「今天到那家去嘗嘗」？從這一點看來，我相信溫哥華的大小餐館，她都去過。那一家有什麼拿手好菜她全知道。據她說大溫哥華的中外餐館，每個月約有五百家關門倒閉，也有五百家開張大吉。這個估計據兒子的一位在市政府商業牌照處工作的同學證實，一點都不錯。難怪每次我吃到什麼美味菜餚或點心，再回家帶著老伴去欣賞時，餐館往往已經換招牌了。此外，還有一些怪事使我百思不得其解。溫哥華有幾家頗有名氣的中國餐館，突然之間會關門休息。過了一兩個月，又不聲不響的開門營業了。這件怪事也是安曼夫人找出答案的。原來餐館裡最權威的，並不是總經理和老闆，而是掌主勺的大廚師。大廚師做的菜餚若不好吃，講究美食的顧客，不會光顧第二次。所以一家新餐館開張，第一個月必然是高朋滿座，如果第二第三個月不見老顧客重新光臨，這位大廚師就要自動捲舖蓋走路了。

餐館若是生意興隆，大廚師就要成為整個餐館裡最重要的人物了。大廚師有任何問題發生，都可以用「人情、承諾、或酬金」來解決，唯有大廚師要休假旅遊了，餐館就沒有別的辦法應付，只有大家趁此時機一同休假，關門休息暫停營業，等大廚師回來再重燒爐灶了。若是另請別的大廚師代理，萬一他的「手藝」不及原來大廚師的水準，使顧客望而卻步，這個餐館就再也難以興旺了，倒不如乾脆關門結束。何況要休假旅遊的大廚師，多半是想借故離去呢。

安曼夫人勸我們不要總是做一家餐館的老主顧，溫哥華有這麼多各種不同的餐館，是我們的口福，就應該多試試不同的口味。有些餐館標榜拿手的美食，有些飯店專靠珍貴的佳餚，有些餐館用「家鄉口味」做號召，有些飯店以「件大料足」為招徠。其實把大家的菜單拿來對一對，家家的內容都差不多。有些餐館喜歡用以往

台灣、香港、或大陸有名的店舖招牌，或馳名菜點做餐館名字，吸引顧客光臨，其實在溫哥華這樣的環境裡，沒有多大效用，倒不如做一種特別而廉價的可口菜點，刻意宣傳，大量供應，反而更引人注意。

安曼夫人雖然闊綽大方，享用的菜點從未計較價格，卻絕不浪費。吃賸下來的菜點，一定會打包帶走。她最恨暴殄天物，一想起從前在台灣和香港，看見當地人為了「面子」而倒掉吃賸的菜點，就感到心痛。她說，把吃賸的食物打包帶走，是美國人發起的「美德」。因為美國人的西餐，份量都比較大，他們喜歡賸下一些食物，帶回家去餵所養的小狗，而餐廳包起來的所賸食物，就叫做 DOGGY BAG「狗食袋」。現在這種把吃賸的菜點打包帶走的習慣，目的完全不是為了餵狗，而是不想浪費糧食，何況更是「美食」。這種好習氣目前已在華人餐館裡盛行，難怪很多餐館用「大盆大碗份量多」來競爭，是故意讓客人吃完還帶走，來為餐館宣傳哩。 -

十多年下來，安曼夫人不但對華人餐館的菜餚飯點瞭若指掌，就是對西方、日、韓、泰、馬、印尼等地的餐飲也如數家珍。華人餐館裡不論經理、侍者，甚至主廚她都熟悉。每次光顧時，她也會坦誠的把她的意見，反映給廚師聽：「炸醬麵裡不妨加多些胡椒粉」，「這個菜如果少放一半糖包你好吃」等等。有一次我們在「X記」午餐，老闆竟親自前來向安曼夫人請教：「……我們的水餃比別家大，餃子餡裡肉又最多，價錢又便宜。可是賣得不及那般小館子店……」安曼夫人馬上就問他餃子餡裡有沒有放麻油？並且告訴他，餃子肉多沒有用，好不好吃主要在麻油，她知道有家冷凍食品店，每天賣出的水餃，餡子裡起碼要放兩大瓶麻油哩。老闆沒話說了，他決定和麵點師傅商量，調整餃子餡的品質，當然也要調整便宜的價格了。

今天老伴正在為孫兒孫女上中文課，安曼夫人又來電話，約我們去列治文聚賢樓，品嚐他們馳名的「烤鴨三吃」和「爛爛羊肉」。我知道聚賢樓慶祝開業十週年，今天特價七折優待，決定帶了孫兒孫女一同去美食一番。怪只怪老伴享樂不忘教育，偏偏要孫兒孫女飯後回來寫篇作文「最喜歡的人」。無獨有偶地孫女寫道：「我最喜歡爺爺，爺爺最喜歡安曼夫人，安曼夫人最喜歡烤鴨和羊肉……」。孫女的作文寫得非常真實，只是比較攏統不夠細膩完整罷了。因為爺爺不僅是喜歡吃安曼夫人所點的「烤鴨三吃」和「爛爛羊肉」。更加讚賞安曼夫人在溫哥華的餐飲業中，是「專家裡的顧問」，更是「顧問裡的專家」哩。

我從家鄉來---(43)與野生動物睦鄰

「爺爺！你看，會下大雨嗎」？孫女站在大玻璃窗前，等她的父親前來接她。我走到窗前一睇，天色陰暗，空氣沉悶，鉛灰色的天空，佈滿厚厚的雲層。「恐怕要下大雪」，我擔心他們再不趕快回家，萬一路上遇到大雪，汽車爬不上山就麻煩了。正在留意路口有沒有兒子的汽車轉進來，孫女一聲驚呼：「爺爺！你看」。右邊行人道側，一個和孫女差不多高矮的紅衣女孩，突然被空中疾飛下來的一隻烏鴉攻擊，烏鴉猛啄女孩頭部，我立刻轉身下樓衝出門去救援，一路上還看見那隻烏鴉又飛起來約六七尺高，再接再連三地俯衝下來猛啄女孩。同時有輛白色汽車，也開到女孩身旁停下，一位太太下車驅趕烏鴉，並把女孩抱進汽車開走。我衝到出事地點，眼看著那隻兇惡的烏鴉「揚長」飛去，真是感觸萬端，三十多年前恐怖大師希治閣所拍攝的影片「鳥」，就有剛才那麼樣「恐怖」的鏡頭呢。

加拿大的冬天，整個大陸都會覆蓋著冰雪，只有西南一角的太平洋沿岸，由於北冰洋的寒流南下，和北上的墨西哥灣暖流在這裡匯合，造成溫暖而多雨的冬季。使維多利亞島和大溫哥華地區得天獨厚，保持著冬天不太冷（攝氏零至十度）夏天不太熱（攝氏二十至三十度）的溫暖天氣。因此這個地區的野生動物，也比加拿大任何地區容易生存。因為食物多，不像其他各地的同類，在冰雪覆蓋下難以覓食而餓得半死。剛才那隻烏鴉，會不會因天氣突然改變，精神失常而亂攻擊人呢？

大溫哥華地區約有五百個公園，當然一些空曠的草地和荒蕪的樹林，也包括在內。由於都市發展太快，四面八方興建的房屋和道路，把廣大地區的野生動物趕到都市以外的山野去了。而來不及逃出都市範圍的野生動物，只有漸漸退入越來越狹小的空曠草地，和荒蕪樹林中。幸而一般環保人士及時出現，定出一些「保護野生動物的條例」，使這般小生命得以生存和繁殖下去。目前最容易見到的，就是松鼠和浣熊。二十年前，松鼠還不多見，反而現在每次外出，都有不少松鼠橫越馬路。大概是得到了保護就拼命繁殖之故吧。

浣熊我則見到過四五次。有位從香港來的老哥阿寬，是在泳池結識的朋友。一次泳後約我們到他家去，原來他的家裡來了不速之客，一家浣熊大小四口，霸佔了他車房的空紙箱為窩。阿寬發現所謂「浣熊」，竟是在香港某大酒樓享用過的野味「果子狸」。香港的果子狸還只是「七間狸」，次等野味。也就是說浣熊的粗毛大尾巴上，只有七道深色的圓圈，而他家的這幾隻自投網羅的補身妙品，卻是道道地地的正宗「九間狸」。讓他一看就「食指大動」，現在他請我來，是希望我能幫他想個辦法，把這幾隻野味捉住、宰殺。事後，他一定送一隻給我補身。阿寬老哥的厚意，我不但「心領」，而且把加拿大的「狩獵規則」告訴他。不但「狩獵規則」異常嚴格，就是一般環保份子，對付違反「保護野生動物條例」的人，使他們身敗名裂，也夠令人心驚呢。老伴也講了一件轟動美加有關環保的事，給阿寬老哥聽，四年前中國大陸，為了「文化交流」派了幾位名廚師，來溫哥華示範廚藝。其中有位廚師表演「酥炸活鯉」的絕活，把一條活鯉魚的下半身，當眾在沸油裡炸酥，而鯉魚的嘴仍然痛苦地不停開合。廚師正等待著如雷的掌聲，不料卻得到環保人士憤怒的抗議，問那廚師為什麼不跳下油鍋，一面炸自己的下半身，一面表演

「酥炸活鯉」？嚇得廚師們取消了全部美加的示範表演，立即回國了。阿寬老哥聽了，對美味的「九間狸」補身，也從「食指大動」變成了「食指不動」，並通知環保局明天來把這四位補身妙品捉去放生。誰知這幾個得回小命的「九間狸」，不但不知感激，反而也「食指大動」，當夜就從窗口鑽入阿寬老哥的家裡，翻箱倒篋，亂咬一通，做為臨別的餘興節目。

除了這些野生的松鼠和浣熊外，鼯鼠、臭鼬也很不少，近來很多人家的花園和草地上，一夜之間會凸出好多小土堆，就是「鼯鼠」的傑作。這個拼命堆土而難得現身的「環境破壞者」，在電視節目裡常常露面。「臭鼬」在電視節目裡雖然更愛出現，我卻沒有親眼見過。只知道常常在晚上因橫穿過公路而遭汽車碾斃，留下慘不忍睹的一堆毛皮，和久久不會消失的「臭鼬」特有的氣味。

有人在高貴林的水庫外發現黑熊，要麻煩騎警用麻醉槍和直昇機把牠送往北部山林。兒子在高貴林的住所，前天清晨，有兩頭白尾鹿闖進花園，把整棵的繡球花吃光了。聽說還有半個月，才是白尾鹿大遷徙的時候，而遷徙的路線就很難猜測，溫哥華很多公路上都豎立著「當心有鹿穿過」的警告牌，就是提醒駕車的人要隨時留意的。

剛才看見電視新聞報導，一個四歲的女孩，在玩鞦韆的時候，被野狼襲擊，咬傷了女孩的臀部……又說希望大家發現野狼出現時，要用「大聲」把野狼趕走。同時，據估計大溫哥華地區，目前仍有兩千至三千隻野狼，散佈在各地的荒蕪樹林中……等等。其實新聞報導上所指的「野狼」，並不是一般人所說的「狼」(WOLF)，而只應稱為「郊狼」(COYOTE)。長得像狼狗，卻比狼狗矮小一些，中國人稱之為「豺狗」。因為這種「郊狼」平時比較怕人，見人就跑開，所以人們不大會把牠放在眼裡。其實這種「郊狼」生性殘暴，平時攻擊比牠弱小的動物如雞鴨貓狗，非常兇悍。我家附近的荒林樹叢裡，就常見這種「郊狼」跑出來覓食。我還時常勸告在荒林樹叢邊沿的草地上，晒太阳看書的人，不要把「嬰兒車」擺在那裡。說不定正有這種「郊狼」，躲在荒林樹叢後，靜靜地窺視著牠們的「美食」哩。

我從家鄉來---(44)這些垃圾

剛剛起床不久，就接到蔡老太太打來的電話，要把存放在我家車房裡的東西全部都搬走。

蔡老太太是老伴在中學時代的同學，不同班，可以算是學長。移民來加拿大僅僅半年，跟兒子同住。當她的行李運到溫哥華之後，她的兒子不肯幫她到船公司去提貨，拖了一個月，蔡老太太付了過期的倉租，才找到我們幫她把幾十箱東西提出來，暫借我們的車房堆放。

原來蔡老太太在香港用了多年的物件捨不得丟棄，裝了半個貨櫃全部運到加拿大來了。想不到她的兒子一聽說這些是以前香港用過的舊東西，就狠狠地責怪母親帶了一大堆「垃圾」來，立定了主意不讓這些「垃圾」進門。

蔡老太太無法可想，做禮拜時，禱告了半天，也不能啟發兒子的心靈，眼看著教友們唱聖詩時沒有琴伴奏，一下決心，就把帶來的一件「垃圾」……新買的鋼琴，捐贈給教會。可巧他的兒子追求女朋友時機成熟，準備結婚，女孩子最後所提的條件，就是要有一架鋼琴。可惜晚了幾天，蔡老太太的鋼琴已經搬進了教堂。在「萬事俱備，只欠鋼琴」的條件之下，蔡公子的婚事也就告吹了。

這孩子不檢討自己喜新厭舊的毛病，反而怪母親不早告訴他帶了架新鋼琴來，便把這次婚姻失敗的責任，推在老母身上。兩個月前，他跑到我家來，要把所有存放在這裡的紙箱統統拆開，查看裡面還有什麼東西。老伴打電話問過蔡老太太後就加以拒絕。蔡老太太說：「這些東西，要搬就全部搬回去，絕對不准挑選，更不必說查看了。」他的兒子仔細考慮之後，認為這些「垃圾」搬回家去之後，再想丟棄就很難了，於是決定「放棄」。

不久，蔡老太太的兒子找到了新女友，準備結婚，向母親提出要過「小家庭」的生活，不能再與母親同住。蔡老太太馬上搬進了一所老人公寓，連同所帶來的「垃圾」——整套的新傢俱、鍋、盆、碗、盞等家庭用具，以及精緻的擺設飾物，應有盡有。蔡公子見了這些琳瑯滿目的物品，真是張口結舌，悔不當初。想想自己即將新婚的家庭，除了一張床和一座電視機、錄影機外簡直是空空如也，一無所有。只好厚著臉皮向母親投降，問還有什麼「垃圾」可以分些給他用用。

蔡老太太打電話來，說他兒子今天會來把最後存放在我們車房的東西全部搬走。而且她又加上一句：這些東西才是真正在香港用了幾十年的『垃圾』

我從家鄉來---(45)塗鴉

這幾天從外面回家，一走到路口，心裡就有一股忿恨的怒火。路口的一塊大社區街道及住戶指示牌，被人用噴漆畫得一塌糊塗。上面原有的一個漂亮的楓葉標誌，也被噴漆畫了個極難看的大叉叉。很多住在附近，天天要經過這個路口的人，都會按一下汽車喇叭表示抗議。

我們都知道，這是左鄰的一個孩子，和他的兩個住在不遠的同學，一起幹的。他們都是十二三歲，放學回家後，因為沒有課外作業，整天就是玩。踩滑板，在街道上打冰棍球，玩厭了就破壞東西。從前專把附近名貴汽車上的車頭標誌，偷偷卸下來，拿到學校去，跟同學比賽。後來砸路燈，打破別人的汽車玻璃偷硬幣，或是用噴漆到處亂畫。

附近的高壓電箱、郵筒、各種交通標誌、甚至誰家有幅乾淨美麗的外牆、漂亮的欄柵。越是好看的地方，他們就越看不順眼，非給你弄得一塌糊塗，他們就不肯罷手。

附近的居民，恨得在社區中心開過會，討論怎樣對付。可是他們在沒有人看見的時候犯案，你拿他有什麼辦法？有一次他們當面被人撞見了，但他們跑得快，事後，他們的父母又出來袒護，堅稱他們事發時，正在家裡看電視。甚至說就算有真憑實據，報警控告他們，警方也不會把他們拘捕。因為他們尚未成年，會受到兒童條例保護呢。

這話的確不錯，保護兒童條例，在加拿大，不知道毀壞了多少公家財物，和私人產業。使多少家長，為了維護這些不長進的孩子，喪失了誠實的美譽，更造就了多少未來的罪犯。這種種巨大的損失，不但兒童的家長應該負責，就是他們學校的教師，也不能置身事外。

最近某地有個孩子，跑到鐵路上去，扳動火車轉轍器，只為了要看火車走錯路線，出軌的情況。結果如願以償，還撞死兩個人，另有十四人輕重傷。事後，孩子固然受到兒童條例保護，無罪釋放。但被害人希望他到醫院去探望傷者，表示一下歉意。卻遭到他的家長，和學校教師的抗議，怕他見了死傷的慘狀，影響心理。一個以看別人死傷為樂的人，怎麼會影響心理？他們把一個臨場現實教育的機會，輕輕放過，這孩子將來會變成什麼樣的人？實在難以想像。

加拿大的青少年犯罪問題，一方面是由於家長對孩子的姑息；一方面也由於學校對學生，缺乏「德育」的教導；最重要的更是從政當局，對政策的短視，為了選票，往往跟著人權份子，和人道主義的指揮棒而起舞，放棄了本身的立場。事實上青少年的犯罪問題，除了盡力開導，竭誠教育外，同時要配合嚴刑阻嚇，方能見效。星加坡和中東回教國家，對毒販判以死刑，因此他們沒有毒品問題干

擾。記得星加坡以住的髒亂，不下於香港和台灣，自從星加坡實施「吐一口痰罰五百元，丟一張字紙罰五百元」後，不但不見人權份子去抗議，而且不到半年，就從最髒亂的地區，一躍而成為世界上最清潔的都市。

星加坡對付少年用噴漆畫污別人的汽車，施以笞刑，就是打屁股的刑罰，連美國總統，親自為犯了事的美國孩子求情，還是照打不誤。結果星加坡今日的少年犯罪率，就降低到近於零。

星加坡辦得到的事，我們加拿大為什麼辦不到？若是笞刑太重，打起屁股來有違人道。我們也可以改為科以罰款，如果對惡意破壞公物，或私人財物者，除了須照價賠償外，還要判罪犯的家長，十倍的罰款，或由罪犯自己繳十倍的罰款。繳不出罰款的，由他日後工作薪金扣繳，如此雷厲風行，青少年犯罪還會猖獗嗎？

尋夢楓葉之國，我們希望尋些好夢，千萬不要再尋惡夢了。

我從家鄉來---(46)妙手回春的煩惱

暑假期間也是旅遊季節，不但學校的教師和學生放假，就是平時不放假的公務員、醫師、和工商機構僱員等，也紛紛在這個季節裡，取得一年一度的大假，安排到各地去旅遊。溫哥華得天獨厚，冬天不太冷，夏天不太熱，加上迷人的風景，誘人的美食，尤其是各式華人的佳餚名點，更是旅遊人仕選擇的目標，而住在這裡的居民，早已從元旦開始，就被美加和香港、台灣等地的親友，預定來探訪了。

我和老伴運氣好，暑期沒有人來看我們，因此我們想到台灣去，參加外甥的畢業典禮。當我倆正在商量，想敲兒子一下竹槓，要他送給我們兩張機票時，電話鈴突然響了。幸運地正好是兒子打來的電話，不幸的是，他要在暑假成立「校友會」，美加的校友，都會到溫哥華來參加。其中一位最好的朋友，張濟世和他的太太，要到我們家來借住。

我們真感到為難。三年來一直想去台北探望妹妹，都抽不出時間來，這一次有了機會，卻偏偏張濟世要來借住。他現在是心臟專科大醫師，決不會住不起酒店。而借住的主要原因，是他的小姨——夫人的妹妹，移民加拿大。來到溫哥華後，希望暫住在我們家裡，直到她自己找到房子，定居下來為止。「這若在平時，是義不容辭的事。」老伴說：「但是我們自己要去旅行，所以不能考慮」。

張濟世是兒子的「死党」，我問兒子，為甚麼不親自招待這個好朋友，卻要把他推給我們？兒子說他的家要接待另一位「死党」錢西實。想不到兒子在台北復興中學畢業時，自認為三劍客的「小搗蛋」們，現在又要在溫哥華相聚了。

二十多年前，他們三個人是同班同學，初中，高中，一直到畢業，又一同申請到溫哥華U.B.C.讀醫科。由於那一年，U.B.C.招收的醫科新生，只能收兩名海外學生，最後的學額，要留給原住民就讀。兒子不得已改習商科。他們學成後，分道揚鑣，兒子留在溫哥華，在保險業發展。張濟世一面在公家醫院服務，一面繼續進修，現在是卡加利的心臟專科醫師。而錢西實起初在溫哥華任家庭醫生，兩年前卻突然遷往美國。據說他在維琴尼亞州的收入，幾乎比在溫哥華高出一倍。

兒子提出很多理由，要求我們延遲些時再去台北，都不能說動媽媽，直到他說張濟世，念念不忘媽媽的拿手好菜，「八仙過海」和「籩米圓子」。很想要太太來跟媽媽學一學時，老伴的決心動搖了，對著電話聽筒笑罵道：「這個傢伙，做了醫師還是這麼饞，不過你的同學裡，也只是他最有眼光」。

張濟世夫婦一到溫哥華，就住進了本那比的假日酒店，而實際上到我們家借住的，只是他的小姨王月娟。我們陪著月娟，辦了各項移民的手續，因為新移民申請醫療保險，要在三個月之後，才能生效。兒子也立刻幫她，在一家私人的保險公司裡，保了三個月的「平安險」。

正當張濟世笑罵兒子「幹了保險這一行，絕不放過任何保險的機會」。而月娟卻感到喉嚨有點不適，大概是吃多了油炸的食品。本想買瓶枇杷露潤潤喉，老伴見不遠處，就是家庭醫生的診所，月娟既然已經買了平安保險，乾脆帶她進去，請醫生看看。想不到醫生略一診視，立刻通知聖保羅醫院，準備為月娟做切片化驗。經過一輪詳細檢查，發現月娟患了「咽喉腫瘤」，立刻轉入癌症專科醫院療治。

張濟世想不到月娟的病情，竟有這樣嚴重，幸而發現得早，痊愈的機會非常大。他更慶幸及早投保的「平安險」，竟節省了數以萬計的醫療費用，因而向我們再三致謝。兒子對他說，前年有位做牙醫的校友，岳母到加拿大旅遊，卻沒有買旅行保險，竟在回香港的前兩天，心臟病發住院，用掉三萬多元。使他警覺到「保險」的重要。他很奇怪，很多做醫生的，平時苦口婆心地叮嚀別人，要注重身體，而最容易忽視這些事的，卻是醫生們自己。

來自台灣和香港的僑胞，人人都讚賞加拿大的醫療保險制度。因為這制度的完善、周密，還沒有什麼國家能比得上。我和老伴移民到加拿大來，至今剛剛滿二十年。最初的十年，我們每年要繳醫療保險費七百多元，後來有一年，由於我們的收入太低，政府又退回了四百元給我們。接著第二年，再通知我們不需繳交醫療保險費了。當我們居住滿十年，同時年齡超過六十五歲時，可以取得加拿大政府的養老金，同時我們的「醫療保險証」，也從藍色卡片轉變成老人用的金色卡片。這表示醫療和購藥都得到免費的照顧，而我們只須另付一點「配藥費」就行了。

兒子的校友會，共有十五位校友參加。其中有六位在美加兩地做醫生。錢西實和兩位美國的校友，談到美國很多地區都鬧醫生荒，極力拉攏加拿大的行醫校友，到美國去服務。尤其是對這位心臟專科的張濟世，保證他賺錢比現在多一倍不止。

張濟世說他現有的收入雖然比不上美國，卻比其他行業好得多了。而且他平時除了看病之外，還兼任一項醫學的特別研究，和大學的專科課程。這都是難得的機會和榮譽。另兩位醫生，其中一位也曾去過美國謀發展，卻因居住的那一州治安不好，醫務所離住宅又太遠等原因，而遷回加拿大來了。另一位不願去美國的醫生，坦白說他喜歡加拿大的醫療制度。不論貧富，一律平等。他不會為了多賺些錢，就背叛了當初習醫的理想。

校友會一下子變成了醫療保險的討論會，加拿大的校友們，紛紛指摘美國來的醫生學長。告訴他們，加拿大由於醫生不足，很多手術要排期半年以上，才輪得到醫治。希望他們不要用「待遇高」這一招，來把我們謹有的這些醫生再挖走。

有位校友的夫人，最近因白內障開刀的問題，請教做眼科醫生的校友。問他花了一千多元動手術，視力恢復的情況，為什麼比沒有花錢的人更差？眼科校友告訴她，白內障手術，每個人的情況都不同，在手術前的準備是否充分？手術在進行中是否順利？和手術後的保養是否完善？也都不一樣，與花不花錢完全無關。他很奇怪，在加拿大，人人都有「醫療保險」，是不需要另外花錢的，不知這位夫人，另外花錢做甚麼？夫人說，當她患上白內障，須要動手術時，醫務所的護士告訴她，

這個手術排期，至少在半年以上，如果她能繳一千二百元，不但可以提前動手術，而且換上的「眼角膜」也是最好的。眼科的校友笑起來，告訴大家，眼角膜都是一樣的，怎能因為花了錢而分好壞，至於手術排期，花了錢可以「提前」，相信有可能。不過這是違法的行為，可以提出控告的。

最後的結論是，誰也不會去提出控告。手術前去控告醫生，不是跟自己的眼睛過不去麼？手術後，白內障痊癒了，雖是花了不少錢，卻「的確」把手術的「排期」提前了，又何必偏要對一個，使自己「妙手回春」的醫生過不去呢？

鄰省阿伯達為了挽回到美國去謀生的醫生和護士，更為了安撫他們「收入不理想」的情緒，採用了「醫療雙軌制」。准許醫生在「醫療保險制」外，向病人收取一些費用。別的省也同樣擔心醫生流失，都想依樣效法。加拿大聯邦政府，感覺到各省若通過這項法案，則實施了二十多年，被世界公認為最完美的「醫療保險制度」，就從此被摧毀了。——不是由於「醫療保險制度」不好而被摧毀，而是由於自己不好好去執行這個制度，而被「自己」摧毀了。——因此立刻向阿伯達省施加壓力，警告阿省若再不回頭，將會停止對阿省的「醫療撥款」。現在這個劍拔弩張的情況，雖因「聯邦大選」暫時擱置，但大選剛剛結束，自由黨贏得繼續執政。「迫在眉睫」的「全國醫療制度」，也應該很快的做出明顯的決定吧。

加拿大的「醫療保險制度」是由新民主黨人提出創立的，標榜全民上下不論貧富，一律享有平等的「醫療權利」。施行之初，由於保險的範圍和條款過於寬厚，使一些愛貪便宜，私心較重的國人，除了治病之外，對於保健、滋補、養顏、美容等項，都向醫生求助。不但耽擱不少醫生的寶貴時間，更浪費國家無數的資金。有一次在牙科診所，聽見一個老太太抱怨，現在的補牙費太貴了。二十年前，配假牙免費，每一個人還多配一付假牙備用哩。

如今「醫療保險制度」幾經改良，「牙科」脫離了一般的醫療保險範圍，要另外投「牙科保險」。物理治療及其他多種療治，都定出不同的限制。整個「制度」經過嚴密的斟酌，漸趨完善。不料近幾年來，聯邦政府「廣闢財源，緊縮開支」，一面開徵貨品服務稅，海外資產稅等，一面大量削減醫療撥款，及教育開支。至使醫療設備「殘缺過時」，醫生護士「大量流失」。同時醫學研究經費無著，新人培育倍感艱辛。如今醫院病床一減再減，手術排期越輪越長。很多病患本國無法診療，只得送往美國醫治，增加了病者的痛苦，耗費了更多的公帑。

去年八月，我到芝加哥探親，偶染感冒，親戚送我到一間醫院求診。當醫院發現我不但具備加拿大的「醫療保險」，還買了「旅行保險」。立刻為我醫治，並且照射 X 光片，檢查我是否轉了肺炎？結果肺炎沒有發現，卻發現我的心臟有些毛病。接著驗血、驗尿、打點滴、吊鹽水、X 光切片等等檢驗，全部出齊。又發現我的血壓、糖尿、風濕等等都有一些症狀。最後乾脆要我住院，直到把我各種毛病治癒為止。我十分感謝醫生的盡職，和院方的熱情。但我在加拿大，已和醫生約定了看病的日期，也買好了後天回溫哥華的機票，請求他們給我開點治感冒的藥，就讓我出院，回溫哥華繼續醫治，卻得不到醫生的諒解。直到我把溫哥華醫生要我覆診

的日期卡片找出來，才讓我簽一張「責任自負」的證明書，讓我離去。事後，我投保「旅行保險」的公司通知我，美國這間醫院，為我的病，一共向他們收取了，美金八千九百四十四元，實在令我難以置信。現在加拿大政府，送往美國醫治的病患，都是嚴重的大手術，由此類推，費用必然更加驚人。再加上來回機票，和隨行護理人員，花的錢怎樣估計？為什麼不節省下這些「鉅款」，來做本國醫院的經費呢？

加拿大的醫療制度，不但有良好的根基，更有周詳的管理法。偏偏有些民意代表和顛頂政客，為了貫徹一己的主張，卻罔顧全民的利益，將龐大的醫療經費，移做其他用途。無視有經驗的學者專家，一意孤行。造成今天「醫療保險」頻臨崩潰的大恐慌。

在這世紀災害不斷降臨，奇菌怪症頻頻發現之際。向以「先進醫學」令世人稱道的加拿大，竟因經費限制，無法深入研究。政府反而慷慨撥款，推動非法罪行。為了防止愛滋病蔓延，免費供應保險套，直接鼓勵「濫交」。為了禁毒，把戒毒所改為「吸毒屋」，免費供應海洛英。「因噎廢食，本末倒置」，簡直令人啼笑皆非。

三級政府都知道「醫療保險制度」不容忽視，必須傾全力加以維護，可是「顧此失彼」，又怕顧到醫務，別的政蹟遭受影響。簡單一句話，還是需要錢，需要大量的錢。

要籌措大量的錢，政府大員只有兩個辦法，「借外債和加稅」。目前五千多億的外債，已經使我國不敢自認為「頭等強國」，若再繼續借下去，只能算是「第三等不強之國」了。至於加稅，聯邦政府為了國民的稅負太重，已經到了「天怒人怨」的地步。為了挽回民心，不得已，剛剛宣佈要在四年之內，減稅一千億。又怎能再加稅呢？唯有再設奇謀，另出花招了。

社會團體也為了籌款問題，常常舉辦「大眾論壇」，集思廣益地商討籌款辦法，得到的結論是，必須「開源和節流」。可是怎樣「開源」？如何「節流」？論了多次，也只有空談而已。

昨天到社區中心的泳池去游水，順便參觀社區中學的一堂「社會課」。老師告訴學生，挽救目前的「醫療保險制度」，必須要投入很多錢，同時儘量減少浪費，更要節省很多開支。問學生有什麼辦法，可以在短期內做到？

第一個學生說，可以利用「電腦」的網絡賺錢。那樣賺錢，有的很正當，也有的騙人，我們可以挑選好的，不騙人的賺錢方法來學。

第二個學生說，可以利用「電腦」減少浪費。常常看見街上，汽車撞傷一個人，卻有兩三個醫院，都開救護車來救他。如果全溫哥華的救護車，都由一個電腦來管理，就不會浪費多餘的救護車了。所有醫院裡的 X 光機，和其他東西都是一棧。

第三個學生說，可以利用「電腦」節省開支。如果全國人都把自己的血型、指紋、身體檢查表、和從前生病的病歷、其他各種有關係的東西，都收進醫院的電腦，全國醫生都可以隨時查看，就可以省下很多的時間。同時更省下很多醫生哩。

想不到孩子們幾句淺顯的話，竟把「開源和節流」的構想，提示出來了。的確，「儘量利用電腦」。比起政府大員們的花招，和社會賢達的空談，不知道要高明多少倍。對於這三位國家未來的主人翁，我真想和他們拉拉手，說幾句鼓勵的話。

下課了，孩子們擁擠著跑出教室，天哪！看清楚這三個未來的主人翁，原來就是前天在街上踢球，打破了葛麗斯太太的玻璃窗後，撒腿就跑的小渾球。我忍住氣，原諒了他們，到底他們的「前途無量」，而且「人熟無過」？華盛頓小時侯也曾砍過他爸爸的櫻桃樹哩。